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法國大革命史

(六)

馬德楞著

伍光建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法 國 大 革 命 史

(六)

馬 德 榜 著

伍 光 建 譯

漢 譯 世 界 名 著

## 第二十二章 尚德時代（一七九四年二月至七月）

（一）羅伯斯庇爾當狄克退陀，丹敦既死，羅伯斯庇爾大權獨攬。歐洲各國相信法國出了一個克林威爾，從此革命可以告終，設立穩固政府，可以商量辦國際的事。

歐洲各國就借口這種話語，按兵不動。其實是因為法國此時用反攻軍略，歐洲失其所措了。自從奧士驅逐日耳曼軍出境，及法軍驅逐英兵，克復士倫之日起，法國是保全了。一七九三年秋間，又大敗拉芬底叛軍。

歐洲軍隊既經挫折，彼此不和，更不能相容。一七九四年三月間，波蘭起兵謀恢復，其時噶爾諾調東軍攻荷蘭。法人聯合兩軍之力，共得三十三萬人，冒險前進。五月十八日，大敗奧軍。普魯士王原要派兵救援比都的，忽然調赴瓦薩。奧帝恐怕再被人欺，不能與聞波蘭的事，寫了一個手諭給他的宰相說道：『他們要瓜分波蘭，恐怕我們又無份了！』

(二) 夫勒律斯之捷 統將如耳洞(Jourdan)乘敵人不和，乘機進攻，他所統的軍隊，是極有名的，至今傳誦不衰；他的軍隊，此時已很曉得打仗，也很能守紀律了，但仍然保守他們一種狂勇之性。有一個軍人寫道：『我們有拉馬塞雷茲(La Marseillaise)健兒歌幫助，我們一個人，可以打十個敵人。』六月二十六日，法軍駐在夫勒律斯(Fleurus)，敵軍來攻，大敗而退，這一次是革命時代最大的一個勝仗。

這一個勝仗的效果，就是七月初六敵人棄比利時都城而退。十一日，如耳洞整隊入城。二十三日，統將皮士格律(Michegru)追逐英軍，遂克安特衛普(Antwerp)。此後比利時全國為法國所有。當下阿爾卑斯(Alps)軍進窺吐林(Turin)。歐洲聯軍，因波蘭事，兵力漸弱。

歐洲的政府，因兵敗頗示不安，姑作自慰的話，聊以解嘲，說道：『奧國政府嘗對英國政府說道：「我們的目的何在呢？我們不是要停止法國革命麼？但是何必我們費心呢？這件事，有羅伯斯庇爾在，不久就可以作到了。」』

(三) 羅伯斯庇爾全靠恐怖政策自固 羅伯斯庇爾卻並不作這樣的夢。這一個度量最褊

擊的中材的惟一目的，只是保護自己，以抗他的仇人。他找出來，處處都有他的仇人，要毀盡他的仇人，只好要那一部殺頭機器不停的動作。他又決意一定要恢復崇祀他所謂至高無上的神聖，及保護財產，只好永遠用他的流血政策，不然，恐怕他的仇人反說他主張寬大。

現在是什麼事權都在他手中了。當日國會把丹敦交給他，是並未討論就表決的，簡直是變了他的奴隸。這時候的議員們是怕極他的了，屏息聽命，不敢稍露悽慘神色，更不敢露深思神色。巴刺斯說過一個故事，有一個議員，以為羅伯斯庇爾瞪眼看他，很恐慌的對人說道：「他以為我想什麼心思！」又有一次，俾約正在說話，忽然停住不響，很焦急的低聲說道：「我好像是聽見有人喃喃說話。」公安委員會此時是絕對的聽羅伯斯庇爾指揮。

(四) 火星學校 有好幾時，這兩個大委員會的委員們，都像是被羅伯斯庇爾一個人操縱了。各省的監視員，都奉調回來，羅伯斯庇爾派私人去接代。巴黎市政廳是在他私人手中，革命法庭也是他的私人當權。軍隊的參謀，都是取給於火星大學（即陸軍學校）原是巴刺斯出的主意，羅伯斯庇爾是極其歡迎的。學校的學生，全是古時羅馬人打扮，常常歡迎羅伯斯庇爾前來參觀。其中

有一個學生，曾有一本記載，說羅伯斯庇爾的潛力極大。這時候巴黎軍隊，是忠於羅伯斯庇爾的，因為統將就是罕里奧，羣衆替他起了一個綽號，稱他是羅伯斯庇爾的驢子。凡是有財產的人，都很相信羅伯斯庇爾。又有一個憲法規定的教士格里瓜，當財產的領袖。這一個教士，因為羅伯斯庇爾崇拜最高無上的神聖，很滿意，況且羅伯斯庇爾又是尚德的人，故此很有人附和他。

共和二年的狄克退陀專制，其實是尚德專制。羅伯斯庇爾是從當時的時常口頭話語採用美德名詞的，他卻把這個名詞的意義擴充了許多，簡直的變作凡事少他不得的名詞。毋論說什麼，作什麼，這個名詞是不能離嘴的。新四月初五日，他連夫人（Therizia Cabarus）（受賄買放的）送一篇頌詞給國會，請願教導少年女子實行美德。這個女子到了這個時候，嘴裏也要說美德。還有一件離奇的事，普羅文斯（Provins）有一個羣衆設立的會，因為有一個教書先生，耽誤了規定的交合時候，被羣衆捉入監裏。羅伯斯庇爾此時忙於洗刷御苑的羣衆，要他們個個都實行美德。自己首先在杜培累（Duplay）小器作店內，（羅伯斯庇爾寄寓店中，譯者註。）在房東家庭內，作個表率。有一天他對林得特說道：「我要設立一種道德學校。」但是這種學校，是人血染紅的！

(五)大恐怖 羅伯斯庇爾的惟一理想，就是有恐怖無美德，是有害的；有美德無恐怖，是無力的。是以他愈要推行他的尚德政策，殺人愈多。

這卻有法庭替他推行。有一次，羅伯斯庇爾很教訓佛揆坦微爾一番。佛揆坦微爾就吩咐杜馬，嚴緊的不許犯人多說話。有他這一句吩咐，法庭辦事自然是辦得很快。佛揆坦微爾很高興的寫道：「這些時，人頭落地，如瓦片墜地！」但是意還未足，又寫道：「下一星期，我要殺三四百人！」

到了四月間，每一個星期殺七八百人。丹敦原是一個透底的共和派，還有什麼人可以當得清真共和派呢？在羅伯斯庇爾的眼中，見得通國的人，都不是的。勾麥特已被告了，捏他的罪名很多，同哥布爾是混雜在一羣宗社黨及尼姑們受刑的。哥布爾原是當過主教的，他的罪名，是同監犯同謀害羅伯斯庇爾。因為此時傳說，監犯們在監裏要謀害羅伯斯庇爾。他不獨借口這種莫須有的事，殺了這位主教，連狄倫將軍 (General Dillon)，阿貝耳的寡婦，對穆郎的寡婦，也拖累了。對穆郎的寡婦就刑的時候，很有氣概，很像個羅馬人。四月十八日，誣捏十七個男女，運動餓死羣衆，同日就刑。四月二十日，一票殺了二十四個人，都是從前當過議員，議長，參政的。隨後又殺了兩位很有名望的人，

其中有馬爾最布 (Malherbes)。此後殺的是一個公爵夫人，一位王妃。因為有一個證人，好好的作見證，也被殺了。隨後殺的是一票二十八個人，內中有著名的化學家拉瓦節 (Lavoisier)。王妹依利薩伯，也被殺了，她是在一票二十個人之內殺的。其中有教士，有軍人，有底下人，都是只憑一個見證，說幾句話，就拖去法場斬首。

(六) 監獄法庭及劊子手參孫的小窗子，殺了許多人，監獄空了，同時又裝滿了。那時候有一個公共的罪名，就是破壞羣衆道德；就拿這一條，殺了許多人。這句話同羅伯斯庇爾所謂尚德政策，是很合拍的。當日有一次，會當場捉了許多好色的男子，連同一個有淫名的女人去過堂。這還有幾分勉強說得過去，是破壞民風。他連夫人從波爾多回來，也捉去過堂，也還勉強說得過去。至於馬爾最布及王妹依利薩伯，如何能說他們破壞民風，把她們處死呢？

此時的監獄是常常有人滿之患，殺了一票，又來一票。捉入監之後，就交與佛揆坦過堂；佛揆坦微爾就交給劊子手參孫去過刀。

這時候無故殺人，簡直的同瘟疫流行殺人一樣的多。全國的人，此時好像是走了死運。在新七



月之前，好像是人人都入了監獄。監裏頭是很混雜的，崇拜道理的，同天主教的大教士關在一堆；奧士將軍同約瑟芬 (Josephine) 關在一堆；八月初十的好漢，同維爾塞的侯爵們 在一起；當過閣員 的加拉，得過勝仗的刻勒曼將軍，他連的姘頭，羅伯 (Robert) 畫師等，及三屆議會的議員們，都混雜在一處；將來都要同歸於盡，與丹敦 王后，阿貝耳，大女俠夏羅德科 對 (Charlotte Corday)，勺麥特 及路易第十六 同埋骨於馬德楞 (Madelaine) 教堂的大墳地內。

在外省地方，雖把監視員撤回去，殺人的事卻並不停止，囚犯的數目，並不少減。新七月初七日，阿拉斯 (Arras) 地方的監獄裏有一千人；斯特拉斯堡 (Strasbourg) 的監獄有三千人；士魯斯 (Toulouse) 有一千五百人；巴黎 本城有七千人，所有這些人，都是因為尚德 送命的。

(七) 恢復神道 既是要崇尚美德，總要行一種奉祀的隆重典禮。這是庫通的理想，對羅伯斯庇爾 提議的。新七月十一日，有人聽見他連很挖苦的說道：『羅伯斯庇爾 敢於把永遠存在的神明闕走了，自己潛居了神明的地位。』此時他只要恢復神道。

新十一月初一日，羅伯斯庇爾 有個宣言說道：『假使本來無上帝，我們也不得不創造一個上

帝羣衆意中，都有一位尊神看護無辜受制的人，懲罰有罪而得意的人。」新三月十七日，已經把不恭祀上帝的同事們驅逐了。庫通宣布委員會籌備大典，慶祝最高的無上尊神。庫通寫道：「靈魂清潔的人，無不覺得有承認崇奉神明之必要。」可見凡是無這種知覺的人，一定都是可憐蟲的了。

新四月十八日，羅伯斯庇爾有著名的演說，題目很大，是宗教意想，道德意想，與共和宗旨之關係，歸結在有宣布頒行神道設教之必要，於是通過一個神道設教議案。當時的市長勒斯科（Lescot）有一種迷信，他說：「因為通過這個議案，上帝必定以豐收賞法國的。」上帝誠然對這一位預言者羅伯斯庇爾，表示領他的感情！

（八）慶祝至高無上的尊神 此時是籌備慶祝尊神的大典，其實即是封這位新天使羅伯斯庇爾爲神的慶典。只要此時若有人嘗試行刺他，他一定就要作了國王的。剛好此時果然有好機會；有一天在杜培累小器作的院子，捉着一個小女孩子，在她身上找出兩把小刀。這不是又是一個女刺客科對嗎！原來有人要行刺綽號不受賄的羅伯斯庇爾。這個小女孩，是送上斬頭臺去了，同時還拖累了五十三個無辜的人，說是這個小女孩子的同謀，其實這個小女孩子，一個也不認得。臨刑

的時候，當這個小女孩子是一個弑父的大罪犯，把黑布蒙了她的頭，爲什麼要這個小女孩子當弑父兇犯辦的呢？因爲羅伯斯庇爾，這時候是國民的父母。

新五月十六日，因爲羅伯斯庇爾要帶領許多官員於二十日行禮，先請他當了國會的議長。有幾個是反叛他的仇人投票贊成，因爲盼望如此辦法，更可以證明羅伯斯庇爾專制橫行，易於定他的罪狀。

達威得現在是奉派作共和國的大裝飾鋪陳家，忙於預備大典。馬利約瑟社內 (Marie-Joseph Chénier) 是奉命去作頌，戈瑟克 (Gossec) 及美羽爾 (Mehul) 是預備樂譜。但是羅伯斯庇爾向來不喜歡馬利約瑟，不要他的文章，此時居然以教王自居，把作頌的人逐出教外。戈瑟克及美羽爾，天天巡查各分區，監視他們練習這個新譜。當時還發出一道命令，要各家練習唱一個祈天短歌。這一場熱鬧，像一場大夢。

有許多著作家，都敍寫過此日的慶祝大典。羅伯斯庇爾穿的是一件當時頗著名的藍色禮服，帽子上插了三色的烏羽，先在王宮行禮，隨後在大校場行禮。在寶座上或講臺上，說了一篇很長的

堂堂大文；這篇大文章，他是請一位老教士代作的。他說完了之後，就有百千萬人高唱頌主歌。羅伯斯庇爾站在高處（代表高山）執事人們就在他面前焚香，一陣陣香烟，把他籠罩住了。這個人是向來最小心謹慎的，最嚴肅的，這個時候忽然大意，忘記了，禁不住微微一笑，表示得意。當這一笑的時候，這一位代表上帝的天使，居然自以爲是上帝。

（九）微露反對羅伯斯庇爾之見端 他的前後左右，此時已發起風潮，他卻聽不見風潮初起的聲音。有一個人說道：『站在羅伯斯庇爾背後的國會議員已有煩言發生，並且有詛咒他之言。』當天晚上，有一張報議論這個新國教，就帶些挖苦的話。羅伯斯庇爾得意到輕狂了，走入雅科俾俱樂部，碰見弗社那一副慘愁的臉。

弗社原是個廢基督教的人，恰好此時當了雅科俾俱樂部的議長。他裝作與羣衆一樣，表示高興，說完幾句不相干的話之後，卻加了兩句說道：『布魯特斯（Brutus）刺刃於暴君腹中的時候，纔算是善於獻誠於上帝（指羅馬時代布魯特斯刺殺愷撒事，譯者註。）這種好榜樣，是該學的。』

羅伯斯庇爾很明白弗社的意思：過了幾天，就證明他明白弗社的意思，因爲他控告弗社，說他

爲首謀害他的性命。但是這個大膽的議長所說的話，俱樂部的人拍掌喝采的。羅伯斯庇爾這是第一次顯然走錯了路。

這個時候人人的眼睛，都是很留心看他的。假使這個專制家不倒，有許多人都曉得自己是要快倒的了，變成勢不兩立的了。他對待從外省調回來的監視員，都當作是阿貝耳及丹敦的餘黨，很有苛刻的表示。從外省回來的，就是夫里龍，巴刺斯，他連弗社等。他們看見羅伯斯庇爾那副石頭臉，實在是害怕。羅伯斯庇爾當夫里龍等三個人是腐敗的，是要爲尚德犧牲的，弗社是個無神無教的，是該嚴辦的。有人說：「新四月十八日，羅伯斯庇爾坐在那裏辦公事，喊弗社的名，問他道：「弗社，你來，告訴我們是誰派你去告訴人民說是無神的？」」

弗社卻不是丹敦；弗社是向來是不用重話詛罵人的，他是專講使手段的。弗社相度此時的情形，曉得有許多人很害怕，害怕上斬頭臺。他把害怕羅伯斯庇爾的及痛恨羅伯斯庇爾的人，穿插起來，把阿貝爾的餘黨及丹敦的餘黨，也聯合起來。終日跑來跑去，從雅科俾俱樂部跑到國會，激動他們。因爲俱樂部及國會，都有一種不反對羅伯斯庇爾的習慣，此時弗社要激動他們反對。此時噶爾

諾，俾約，科羅得霸，巴累都是內不自安，恐遭羅伯斯庇爾毒手的，正在要找同盟幫助。是以羅伯斯庇爾看人是看得不錯的；因為他這三個月以來，判定弗社是他最大的仇人。他那一天走入雅科俾俱樂部，看見弗社居然當了議長，（羅伯斯庇爾把這個俱樂部據為己有，當是他自己的俱樂部。）是氣極了。他自己受國人封他為神的，那一天晚上，居然又被這個弗社在議長席上發一支毒箭，射中他中心。這一箭，很在這位大教王的傷口作痛。

（十）新五月二十二日命令 羅伯斯庇爾對答弗社的話，是來得很快，三天之後（即是新五月二十二日），庫通提出一個議案，目的專在把羅伯斯庇爾最後的仇人們，都放在他掌握中。

這個議案說道：『執法遲滯是個罪惡，一切形式手續，就是公共的危險；只有辨認國賊，是免不了的遲滯，一經辨認過來，就無需遲滯，無需形式了。』這個議案的意思，就是說：『凡是被告都不許有律師辯護，陪審員是按一票一票的罪犯定罪，以後就無所謂案了，只有一種普通的告狀。例如凡是嘗試破壞自由者，毋論是用暴力，或是用欺詐，都是國人的仇敵。』這種辦法，是顯然把狄克退陀的專制大權，交與檢察長了；但是人人都曉得檢察長是聽羅伯斯庇爾指揮的。還有一節，更可以看出

出羅伯斯庇爾的用意。向例凡是國民代表，自布里斯索以至丹敦，未經國會允准，是不能傳議員到法庭的。現在是改了，從此以後，只要委員一傳就要到法庭。這是專向勒戎德爾，夫里龍，他連，巴刺斯，弗社等攻擊。同時有許多人，也以爲危及自己了。有一個議員說道：「倘若通過這個議案定爲條例，我不如用手槍先把自己打死，我要求散會。」許多人都表同意。

羅伯斯庇爾站起來，決意要通過，決意要殺人，說道：「國會有許多時討論及表決議案，因爲有許多時，國會被私黨操縱；我提議，國會不要理會他們提議散會，還是往下討論，倘若必要的話，討論到晚上八點鐘。」

究竟不知道羅伯斯庇爾這個人，有什麼迷人的法術，議員們聽了他這句話，都輾下來，不提散會的話了。再過半點鐘，居然把他要任意殺人的議案通過了。

(十一) 議案撤消之後又通過。他所提的議案通過之後，他就走了，以爲一定可以殺他的仇敵了。不料到了第二天，議員們反起來了。有兩位議員，部爾洞 (Bourdon) 及 麥林 (Merlin) 提議通過，取消議案內對於議員的辦法。這班人犧牲國家是捨得的，犧牲自己是不肯的。

羅伯斯庇爾看得最要緊的，自然是他們通過取消任意拘拿議員這一條。他於是冒險要這幾個議員的頭，說道：「陰謀派要把高山拖走，要作一黨的魁首。」於是有許多人喊道：「請你把名字說出來！」羅伯斯庇爾這個時候應該說出名姓來的，因為議員已經惶恐到了不得，很許答應他殺他的仇人。但是他錯走了一步，不說幾句話安慰大多數的人，卻任從他們恐慌自危，他只說了一句到了必要的時候，我就說出名字來。於是議員們重新又通過取消的那一條，仍舊成立。

羅伯斯庇爾既有這個利器在手中，當天晚上，就要布置起來。他見得弗社當了雅科俾俱樂部，議長太不妥當，又以爲他盤踞得太久了。於是攻擊弗社，弗社不是個大演說家，不善辯護。閉了會之後，從此再也不到俱樂部了，卻在黑暗中布置網羅。

(十二) 人頭紛紛落地 在新五月二十三日至新七月初九日，這六個星期之間，是最令人恐怖的時期。因爲通過新例之後，公安委員會及革命法庭，操生殺之權，通國纒繞得極端的恐怖，是什麼情形。凡是不常到杜培累小器作店的人，都是庸懦人，羅伯斯庇爾都要撤消他們，另外換一班有膽的，敢作敢爲的，當陪審員。佛揆坦微爾曾說過：「不用見證的了！」此時的法庭，簡直的是亂殺，



每天至少也要殺四十、五十、六十個人。在這四十九日之內，巴黎一處，共總是殺了一千三百六十七人，簡直的殺人如殺豬。

巴黎滿城都是羅伯斯庇爾的便衣偵探，巡警偵察得很嚴密。人人都恐怖，處處都是危機，聽見門響，聽見人聲，聽見呼吸，都是害怕的。社會上是絕了應酬，連酒店都沒得買賣，都關了門；連妓女們都不敢到御苑裏招客。這個地方向來是最無道德的，現在卻變了一個有道德的地方。鬧到一個巴黎城裏的人，都是坐臥不寧的，天氣又熱，衆人只好不動的等着。又不知等的是什麼？從教堂裏最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起，一直到娼寮止，人人都是恐怖的，人人都是互相猜疑的，人人都可以變作嫌疑犯。昨天纔殺過人的，今日不難被人當作嫌疑犯。例如一個弗社這樣的人，他在外省亂開槍斃，亂殺良民，此時被人疑他，反說他過於寬大，不能稱職。這樣看來，那個不渾身發抖人人自危呢？此時連國會都是很冷清的，許多議員們都不到會，只有公安會的委員們。當議長普里爾（Priour）被選當議長的時候，是得了九十四票被選的，到會的人數只有一百十七。（總數是七百五十人）議員們都不敢在家裏過夜。當時到會的議員們，膽小的，是一時坐在這裏，回頭來又坐在那裏，不停的換

坐位。有許多簡直的是不敢坐下，等到必要投票的時候，就悄悄的溜了。連議員們，都是彼此互相猜疑的。

什麼反對都打倒了，無所謂反對的了。羅伯斯庇爾左右的幾個死黨，簡直的是變作下賤到不堪，簡直是在羅伯斯庇爾面前匍匐蛇行。巴刺斯曾眼見那位布輪將軍（後來是上將）在羅伯斯庇爾寓所，幫着那個小器作杜培累的女人，同他的女兒厄利奧諾爾（Eleonore）（有許多人說厄利奧諾爾當過羅伯斯庇爾的未婚妻）削薯皮。此外還有一個名叫庫累（Curee）的，常常到小器作店伺候。他也是一個議員，後來有一天是他發起改共和為帝制的，現時在羅伯斯庇爾寓所操練伺候人主的意思學作走狗。

這時候羅伯斯庇爾最親信的死黨，只有勒巴，庫通，聖翰斯特三個人。此外供他作走狗的是市長夫勒力奧（Fleuriot），內部總長黑門（Herman），國事員佩顏（Payan），議長杜馬，檢察長佛揆坦，此外還有若干陪審員。這幾位陪審員及小器作匠杜培累（羅伯斯庇爾的房東），常常跟隨羅伯斯庇爾出入，當是他的衛隊。統帶國民軍的罕立奧，自然也是聽羅伯斯庇爾利用的。以上這

些人，都是羅伯斯庇爾以爲可靠的，其餘的人，他都不信。羅伯斯庇爾此時抱着一個宗旨，就是從前說過的一句話：「凡是不順我的，就是逆我的！」

這個時候歐洲軍隊都敗退了，無所謂外侮的了；用不着這羣走狗橫行霸道，更用不着什麼恐怖政策了。夫勒律斯（Fleurus）之捷，很可以安全國的人心了。正在規畫攻意大利，巴累會寫道：「打勝仗，就是驅逐羅伯斯庇爾！」羅伯斯庇爾很明白這個道理。聖鞠斯特警告巴累，不要規畫軍事。巴累不肯，因爲聖鞠斯特的警告他，就曉得羅伯斯庇爾的計策；於是變本加厲，鼓吹出兵，張大其詞，鋪張前幾次的勝仗。

（十三）海軍的謠言 巴累又善造謠言，一到他的嘴裏，敗仗都會變成勝仗的。那時候法國的海軍打了一個敗仗，其中有一條戰船投降（已經有人證明是的確投降的），正在投降的時候，觸礁沉沒，海軍都死了。巴累卻諱敗諱降，張大其詞，說是這條戰船如何忠勇，寧願毀船沉沒，同歸於盡，不肯下旗投降。但是卻有實在打勝仗的事實，故此巴累能够誇張。議員們聽了，拍掌喝采。羅伯斯庇爾心裏是恨極的了，因爲多打一次勝仗，即多一次證明不必有狄克退陀存在之必要。

然而國會還是一樣甘聽公安委員會的指揮。後來羅伯斯庇爾的仇人，曉得了攻擊羅伯斯庇爾的方法了。他們一定要首先設法使委員會內亂，然後能打倒這個委員會。一旦委員會內裏自己不和，那時候就很容易把羅伯斯庇爾交給國會了。這個計策，是在新六月起首實行的，到了七月初九日，纔成熟結果。

因為國人恐怖，是無能為力，議會是慣受束縛，愛莫能助，只好在公安委員會中布置。

## 第三十四章 新七月

(一)公安委員會之不和 早已有人攻擊過委員會，說這個會是一塊大木頭，這塊大木頭卻有抵抗的能力。新二月，這塊大木頭有了裂縫，及丹敦死後，他們卻用油灰填補了裂縫。及到新五月，裂縫更大了。科羅得霸及俾約兩個人，都是極端的恐怖派，骨子裏是阿貝耳黨，很反對懲辦監視員。新五月二十三日，俾約同羅伯斯庇爾大鬧；其後不久，有一天晚上，阿貝耳（是極粗的人）大言恐嚇，要把羅伯斯庇爾摔出窗外。此時聖鞠斯特又同噶爾諾不對。新四月，聖鞠斯特設盡方法，要驅逐噶爾諾。噶爾諾卻不怕他，對他說道：「若是要走的話，還是你們都出了委員會之後。」噶爾諾是無時無刻不辦防堵的，他有普里爾幫助。林得特因為丹敦被殺是永遠不能饒恕羅伯斯庇爾的。巴累向來是看風使舵的，然而他查考歐洲情形，報告國會的書，是很造些謠言，說法國的狄克遜的名聲在歐洲是非常之大，都以爲犧牲了共和。

(二)瘋婆子之預言 這時候公安會是很反對羅伯斯庇爾的了。勒巴是他的死黨，達微得是很靠不住的。除了這兩個人之外，其餘的委員受了瓦狄爾(Vadier)的指揮運動，都是怨恨羅伯斯庇爾的。罌蘭(Vouland)及安馬爾(Amar)，公然說過應該派人窺視羅伯斯庇爾，等他坐近窗口的時候，把他摔出窗外，拋在街上。這個警察委員會，尋出羅伯斯庇爾的漏洞。當時有一個瘋婆子，名提奧(Catherine Théot)，自稱能預言，到處宣言上帝子要降臨人間。瓦狄爾把這件預言的事報告國會，又從而粉飾其詞，在字裏行間，微露其意。說瘋婆子所說下凡救世的，就是新五月二十日的大教主。瓦狄爾是個南方人，最喜歡引人笑，他的狀態很像個小丑；他在國會說這一番話的時候，作出種種狀態，引得議員們都大笑起來，把羅伯斯庇爾當作笑柄。羅伯斯庇爾是討厭極了，設法堵住他們的嘴。這又是羅伯斯庇爾之錯，因為他愈堵住人家的嘴，人家愈相信瓦狄爾所說的話了。

其實這個時候，羅伯斯庇爾曉得各委員會反對他日見其甚，他的神經有點支持不住了。聖鞠斯特先是奉命到軍隊裏，新六月初十日，羅伯斯庇爾把他喊回來。有了他保駕之後，羅伯斯庇爾生氣，從此就不到委員會。十三日，他卻在雅科俾俱樂部痛詆公安委員會結黨陰謀。

他原已出了俱樂部的，現在又要回去，在部裏組織生力軍，把仇人逐出。把弗社當作陰謀首領，把弗社及幾個人的名字取消了，逐出俱樂部。但是弗社暗中的布置進行很猛，先把羅伯斯庇爾意中要驅逐的人，列了名單，各處分送，還要親身去見單內列名的人，對他們說道：「若你們不先下手毀他，你們先要被他毀了！」羅伯斯庇爾在那裏結網要陷害他人，弗社就使出些手段，替羅伯斯庇爾的網多打上幾個結，好叫羅伯斯庇爾自己陷害自己。

(三)最後的囚車 新七月初間，羅伯斯庇爾的網是結好了，但是薄弱無力，只要稍爲用力一拉，就要扯破了的。庫通於初五日在雅科俾俱樂部盡量的控告噶爾諾。巴累卻替噶爾諾辯護。科羅得竊同俾約向來不睦，弗社設了許多法，同他們兩個調解，使他們言歸於好。高山黨預備攻打羅伯斯庇爾，卻非有中黨相助不可，但是中黨最看不起的就是科羅得，他連弗社這幾個，比看不起羅伯斯庇爾還要利害得多，故此遲疑不決，不肯幫助阿貝耳黨的餘燼，而犧牲羅伯斯庇爾。況且羅伯斯庇爾向來也不肯敷衍中黨的。羅伯斯庇爾又走去見康木拜栖里 (Cambacères)，警告他提防弗社；但是他連及勒戎得爾先走一着，已經探聽過這一個窪裏的蝦蟆(指中黨的康木拜栖里)。

搖動了他服從羅伯斯庇爾的根基了。然而中黨裏有一位議員竊栖洞格拉 (Boissyd'Anglais) 公然表示他如何佩服羅伯斯庇爾，又有一位慶賀他恢復神道。在國會裏頭，中黨的議員佔了多數，若無中黨幫助，是辦不了什麼事。因為他們所據的地位，是爲左則左勝，爲右則右勝。中黨有一個要緊議員杜蘭 (Durand) 所最不放心的，就是每天總要殺七八十人的慘劇。羅伯斯庇爾的兄弟在俱樂部只管說自己是個和平派，也沒得人相信他。新七月初七日殺社內 (André Chénier) 同日又殺其他二十三個人。初八日又定了五十五個人的死罪，其中有十九個是婦女，都是快要登斬頭臺的。這班和平的證據，是不能使中黨的幾位要緊議員如康木拜 栖里等相信的。但是這幾位議員，還是退縮不前。

(四) 國會中的陰謀 國會裏這時候發生許多陰謀，人人都覺得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機，是立刻要動手，刻不容緩的了。兩大黨都要出其不意的大翻騰，大攻擊，反對羅伯斯庇爾的人要動手，羅伯斯庇爾也要動手。作者曾經研究過當時的文件，頗能證明羅伯斯庇爾的徒黨們，預備新七月初十日動手。其中指揮的，是罕立奧，夫里龍，佩顏及杜馬等。他們的計策，是當慶祝兩個少年殉國的



節日（革命軍隊中有一個少年名巴拉（Barla），年十三歲，是一七九三年在拉芬底陣亡的，寧死不肯喊「君主萬歲」，殉難時高喊「共和萬歲」）又有一個少年名維阿拉（Viala）以勇敢聞名，有一浮橋滿載宗社黨，維阿拉要斬纜，不令宗社黨過河，在河濱被害，原註：（調火神學校的士官學生入城，參預行禮，即借此爲名，聚集羣衆起事，突發霹靂。羅伯斯庇爾有三個星期，自己關在杜培累的小器作鋪子裏不出門。聖舉斯突力勸他初八日預備一篇大文章，在國會演說。）

當下弗社盡力的運動布置，他連是決意極端手段。據一位替他連夫婦立傳的話，他承認當時有一段謠言，說是他連是很崇拜他的姘頭夫人的。這時候這位夫人從監獄裏打發人來告訴他說：「夫人謝謝他，這個懦夫夫人，快要死了！」這也許有其事。

新七月初八日（七月二十七日）是極熱的一天。

（五）新七月初八日的國會，國會的議員們看見羅伯斯庇爾到會，慢慢的走上演說臺，都大有所感。有一個議員寫道：「這是一個大審判的起點。」又寫道：「這一個大奸賊，一起首就表現極驕蹇的手段；那種專制的腔調，就令人討厭。」

他這一篇大演說留傳至今，是他不出門的時候，費了許多心血改而又改的一篇文章。

(六) 羅伯斯庇爾的演說 顯然發現他是改了政策，他說國會受制於各委員會，爲日已久；他現在被各委員會攻擊，只因爲他並無私黨，他算是國會的人。新近這六個星期內，他既無力爲善，更無力爲惡，亦無力阻止他人爲惡，不得不躲避，廢棄他的職責。試問這個時候，愛國的人，得了什麼較好的保障，私黨是否有所畏懼，較爲斂跡呢？國裏的人民，是否比較從前歡樂些呢？現在公安委員會是亂到一團糟，國會還不該趁這個機會脫離他們的束縛麼？諸君被選到這裏來，不是受委員會壓制的；國會所選派的委員，原該是要受國會節制的！羅伯斯庇爾說到這裏，掉過頭來看看中間，看看空席的右方，請他們追憶前事；他不避嫌怨，不怕爲高山黨所恨，曾經打救當日附和吉倫特黨的七十五位議員，保存他們的性命。這時候中黨的議員們，很留心聽他說，一聲不響。他以為他們一定是扶助他的了，他於是起首盡力攻擊財政辦法（這是特爲給康盤一大打擊）攻擊監視員（卽是節度使），又大肆批評指斥軍事辦得不好（這是攻擊噶爾諾）。他此時膽子變得更大了，說出來是難以令人相信的。他居然攻擊恐怖政策，他說道：「譬如說真是有謀害公安的陰謀存在，這都

是因爲國會裏頭有人暗結私黨，進行他們的陰謀；又因爲委員會的委員們，與他們同謀，故此纔能够有大力量。他們的陰謀，是專要毀壞愛國的人，毀壞國本；既然有了這許多毛病，我們應該用什麼法子補救呢？第一先要懲辦賣國賊，保安會要換人，澄清一切，將保安會改歸公安會節制，澄清公安會，歸國會節制，打成一片，用全國國民名義，打破一切私黨，重新授法律及自由以大權。」

國會是寂然無聲，細聽他演說，一個個坐在那裏，都像是變了木偶。這篇演說，誠然是空泛，但是已有極力攻擊多人的話。康盤及他的財政辦法；噶爾諾及他的軍事辦法；瓦狄爾及他的警察；還有兩個委員會及從前的監視員，都受了他的痛擊。議員聽了是很詫異，很寒心，很恐怖，都見得又要發動大翻騰的了。不曉得是巴黎那一方，抑或是全個巴黎，都要翻過來。羅伯斯庇爾連革命的趨勢，也不會饒過；因爲他說：「我們雖然是辦了許多事，但是試問有那一件事是因爲崇尚美德而作的？」議員都更自問：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是否是全盤打翻，重新再來？是不是原告的律師控告被告的罪狀，抑或是一種臨終的遺囑，交與後人去辦的話，應否答應他，把這一篇有危險的演說刊布？庫通居然設法通過，允准刊布。

但是被他攻擊的人，卻不能輕易不去反抗他，就讓他絞死。瓦狄爾要嘗試再述瘋婆子預言的故事，但是康盤不讓他說，自己立刻飛上演說臺喊道：「當我名譽未受損失之先，我要對法國說幾句話！」他果然淋漓盡致的說了一番，說得極其猛烈的。他所說的話，其中有一句說道：「只有一個人把全國議會都束縛住了，使國會動不得；這一個人，就是羅伯斯庇爾！」

(七) 反對及攻擊羅伯斯庇爾的各人演說 這幾句話一說過之後，立刻就有許多人爭先恐後的要搶上演說臺。第一個是俾約，說羅伯斯庇爾的演說，應先由委員會審查過，再定可否刊布。他說道：「他們要撕破他的假面具，我寧願犧牲了我的身體，讓他這個懷疑志人登其大寶，不願隱忍緘默，不發一言，變作與聞他陰謀害國諸大罪惡的人！」會場此時大為震動。有一個議員說羅伯斯庇爾已經預備一張罪魁單子了，要他交給國會，羅伯斯庇爾反對他的提議，不肯洗刷這個人或那個人。羅伯斯庇爾此時也失策了，他不曉得不如說出十個罪魁來，同時卻擔保及安慰其餘三百人。又有一位議員說道：「一個人既是自誇敢於尙德，也應該敢於崇信；請你把要控告的人名說出來！」於是議員同聲大喊道：「說出名字來！」羅伯斯庇爾答道：「我還是維持我剛纔所說的話。」

安馬爾說道：「都是因爲異志難酬心裏的不高興，故此擾亂議會。」夫里龍極力主張剝奪委員會監禁國會議員之權。巴累想用好言安慰衆人。有一位議員重新攻擊，於是通過取消刊布羅伯斯庇爾的演說。

這天是五點鐘散會的，羅伯斯庇爾是第一次打輸了。

但是他決計就要在當天晚上打一個勝仗；他的計畫是要到雅科俾俱樂部，只要會員們一恭維他，就可以嚇倒明天的國會。

羅伯斯庇爾此時並不急焦，晚上天氣極好，他在大公園裏散步，小器作杜培累的女兒，陪他散步。羅伯斯庇爾對她說道：「明天是好天氣！」他隨即到俱樂部。

（八）新七月初八日的雅科俾俱樂部 會友們很恭維了他一番，他看見他們這樣熱心歡迎他，他太過高興了，重新把在國會演說的話，再說一遍給衆人聽，又攻擊科羅得霸及俾約。此時這兩個人在俱樂部裏，於是有人喊道：「把這兩個人送上殺頭臺！」這兩個嫌疑犯，趕快跑入王宮，那時候公安委員會還在那裏辦公事。夏天晚上，雖是很熱，他們卻一定覺得冷刀子加在頸頸子上。

了。

羅伯斯庇爾是高興極了，回到寓所之後，小器作匠杜培累看見他那樣歡樂，很覺得詫異，未到了半夜他就寢了。

(九)新七月初八初九兩日的公安委員會 公安委員會此時是又慌又亂，普里爾，巴累及林得特都有記載，寫敘此時的情形。委員們圍着那一張很出名的綠色桌子坐下，十一點鐘時候，科羅得霸從雅科俾俱樂部跑來，滿臉都是慌亂神色。從一個門口，他看見聖翰斯特在那間屋裏忙着寫東西，科羅得霸走到聖翰斯特身邊說道：「你在這裏寫控告我們的罪文麼！科羅得霸說着了，他真是控告他們的狀詞。聖翰斯特膽子很大，答道：『是的！你並未說錯！』回頭對着噶爾諾露出很看不起噶爾諾的神色，說道：『我並不忘記你，你不久就曉得我對你說得很淋漓盡致的！』噶爾諾聽了，聳聳兩肩。但是此時俾約也趕到了，狂怒到冒火，大罵聖翰斯特。聖翰斯特此時纔覺得自己說話說得太多了，請他們讓他把事辦完了，他還說他的演說詞，並不是他們所猜的話，原擬明早先讀一遍給同事聽，然後在議會宣讀。聖翰斯特寫了一夜，當下他的同事們，回到綠色大廳裏，談論辨駁。到

了早上五點鐘，聖翰斯特站起來，很冷冷淡淡的走了。他同羅伯斯庇爾一樣相信能得勝利，走入大公園乘涼。過了半點鐘後，有人看見他騎馬飛跑，穿過公園。

這一天很像是有大雷暴雨的，中午的寒暑表升到四十度。天是很黑，隱隱有雷聲。公安會的委員們，個個都是很着急的等候聖翰斯特回來。等到十點半鐘，有人送他的一張條子來，條子上寫道：「你們傷了我的心；我要到國會訴說一番。」委員們見了很畏懼，立刻趕快的跑到國會來。

(十)新七月初九日的國會 看見議會是一片沸騰。原來各黨各派互換意見，辨駁分合，已經鬧了一夜。對待右黨的餘燼，有時用恐嚇手段，有時用勸誘手段，右黨被衆人包圍住了。部爾洞大聲喊道：「右黨的同事們麼！他們個個都是妥當人！」他連等看見委員會的人到了，趕快走來歡迎他們，壯他們的膽。

委員們此時很要有人壯他們的膽，因為高處的旁聽席都被羅伯斯庇爾的徒黨們塞滿了，喧嚷得很利害，如同火山炸裂。羅伯斯庇爾到會的時候，還是穿他的藍色褂子，頭髮鋪滿白粉，打扮得很整齊。他的徒黨們，大聲喝采歡迎他；他入場的時候，得意到了不得，以為自己是個天上人。聖翰斯

特走到他身邊。

聖翰斯特走上演說臺。科羅得霸當議長；反對羅伯斯庇爾的人佔了議長席，是一着好棋子。議場的布置是同往常一樣，議長的左右各掛了一幅畫，一幅畫的是馬拉被刺，一幅畫的是雷佩勒退被刺，中間仍然供着憲法的死胎。右方的坐席是沒得多少人；高山黨裏留出一個大空地，從前原是丹敦、阿貝耳等的坐位；中間卻坐得很密，寂然無聲的，相機行事。羅伯斯庇爾坐在中間之前，正對着演說臺。

（十一）國會之吵鬧 聖翰斯特的控詞，是費了一夜工夫作的。他開口纔說了兩句，就被他連不由分說的打斷他。他連跑上演說臺，把聖翰斯特推開喊道：「我請諸君把重重的黑幕打開！」於是有幾百人齊聲喊道：「一定要打開！」這就是開戰的暗號。俾約先打衝鋒，他連走開，讓他登臺，他首先演說昨晚雅科俾俱樂部的情景，說是他們明白表示要殺害國會的意思。他又說昨晚提議的人，現時在旁聽席上，他指出這個人，叫人把他驅逐出去。這一着是恐嚇羣衆的手段。他又喊道：「國會若是示弱，國會就要消滅了！」高山黨擺帽子喊道：「國會不示弱！」



勒巴想說話，卻不能說，因為反對羅伯斯庇爾的人，誓必阻撓羅伯斯庇爾黨，不讓他們開口。這時喧鬧得很兇；科羅得霸不歇的搖鈴；當風潮這樣澎湃的時候，中黨卻屹立不動。俾約是不停的攻擊羅伯斯庇爾，說是法庭的庭長，在雅科俾俱樂部當衆提議過：凡是他們要犧牲的議員們，先要逐出國會。俾約說到這裏，對着羣衆說道：「好在國民都在這裏，愛國的人很曉得應該怎樣的死！」

(十二) 打倒橫行專制的人 羅伯斯庇爾衝上前來要登臺，大衆大聲叫喊，把他闕回頭，仍坐在中間。大衆喊道：「打倒這個橫行專制的人！」此時他連又登臺，原是同黨指定他作最後攻擊的。後來他的姘頭夫人寫道：「這隻纖纖小手，曾出過力推翻殺頭機器的。」他連見當時的情景，很曉得倘若在這十分鐘內，不將羅伯斯庇爾打倒，他同他的姘頭夫人是要同歸於盡的了！他於是聲音更大的喊道：「我看見昨天的雅科俾俱樂部開會，我看見他們的情形，我很替法國發抖；我很留心看着這個格林威爾的軍隊成立；我今天是懷着利刃來的，倘若國會無膽，不敢控告羅伯斯庇爾罪狀，我就要親手刺殺他。」他果然拔出利刃來在空中搖擺。於是下令先捕拿布郎熱(Boulanger)及罕立奧(是統帶軍隊的)及杜馬。議會此時，還是不敢直攻羅伯斯庇爾，不過先把他的軍械軍

隊及裁判官打倒。羅伯斯庇爾又要登臺，又被衆人叫喊，又登不成功。阿貝耳的朋友科羅得霸已經離開議長席。丹敦的老朋友屠立奧 (Thuriot) 在議長席上擺出一副鐵面孔，攔阻羅伯斯庇爾，不許他開口。議長的手鈴，是不停的搖，很像是海船遇險，求救一樣。

他們還有一種手段，是要自己的同黨，輪流的據住演說臺，不讓羅伯斯庇爾上去，委員們是巴累先上臺，跟着就是瓦狄爾。他又演說瘋婆子的故事；說到差不多了，他連恐怕他把這本慘劇，演成笑話，請他下來。自己又說了一番攻擊羅伯斯庇爾的話，說他八月初十日怎樣的怯懦，說他怎樣的裝偽君子，怎樣的借尙德爲名欺人。

(十三) 要求拘拿羅伯斯庇爾 羅伯斯庇爾第三次站起來，臉色很是難看，又要登臺，一面走，一面說話，但是無人聽得見他說些什麼，因爲屠立奧不歇的大搖其鈴。這時有個不甚著名的議員，先走到演說臺，要求拘拿羅伯斯庇爾，居然有人不怕，說出拘拿兩個字來了！高山黨一片的喝采聲。羅伯斯庇爾的兄弟，卻有點義氣，說道：「我與我的阿哥同一樣的犯罪。我同他一樣的尙德，我請

一並拘拿。」

最後羅伯斯庇爾拚命要上演說臺，要說話，他說道：「我是最後的要求了！暗殺黨的議長呀！你許我說話麼？」

反對黨又拿他這句話借口，說他侮辱議會。度發爾（Charles Duval）喊道：「請問議長，羅伯斯庇爾是不是國會的主人翁？」於是許多人齊聲叫喚道：「我們通過，拘拿羅伯斯庇爾兄弟兩人的提議罷！」

羅伯斯庇爾此時無法可想了，只有對着中黨說道：「諸位是清潔的，是尚德君子，我求你們說句話，那一班殺人的兇手，不讓我說話，我求你們許我登臺說話。」

中黨的重要人雕籃德（Durand）等是曾經計算過，高山黨舉手表示反對羅伯斯庇爾的是什麼數目，是無疑的了；曉得反對的人數很多，羅伯斯庇爾是絕無希望的了。於是一齊起立，表示反對羅伯斯庇爾。雕籃德並且膽敢把自己當時所說的冠冕堂皇的話，記載起來。羅伯斯庇爾既爲中黨所棄，於是在右黨中黨之間走來走去，很要說話，因爲盛怒，又說不出來。有一位議員喊道：「羅伯斯庇爾！丹敦的血，塞住你的喉嚨了！」羅伯斯庇爾於是要走去右邊坐下，夫里龍喊道：「你走回去，

那裏是汾約及康多塞從前所坐的地方！他此時的情景，頗對了一句俗話，說是倒在死屍堆裏。後來羅伯斯庇爾疲乏了，倒在一個坐位上，當下俾約又重新數一遍他的罪惡。

(十四) 羅伯斯庇爾及其股肱心腹被拘。這時候事體來得很快，大眾都喊拘拿這個怪物。勒巴向來是慷慨仗義的，自請一齊同羅伯斯庇爾拘拿。俾約羞辱庫通一番，要拿庫通。夫里龍是急於要替對穆郎報仇，要拘拿聖鞠斯特。俾約喊道：「庫通是隻猛虎，是要喫國會議員的血的！」(衆人喊道：「是的！是的！」)他要將我們的死屍當作臺階，要一步一步的登其大寶！庫通是有腳病，不能走動的，坐在他的車子上，看看自己的兩隻腳，很挖苦的喊道：「是的，我要爬上去我的寶座！」末後是夫里龍說道：「我請國會通過，拘拿聖鞠斯特，勒巴及庫通。」

這個議案居然通過了，警軍隨即進來，把這五個人拘拿。

此時正在五點半鐘，天氣是非常之熱，議會暫時停會休息，七點鐘再開會，他們以為是大獲勝仗了。

(十五) 市政廳反對國會。他們卻想錯了，到了七點鐘時候，事體中變，議員們幾乎打一敗

仗。羅伯斯庇爾的運氣好，市政廳還有他的勢力，恐嚇議員們，反要把他們拘拿。

作者今日且追述市政廳的情形，當天市長及他的朋友們在那裏等候好消息，以為美德一定可以打勝仗的。隨後夫勒奧（Fleuriot）聽見打敗了，下令閉城，大鳴警鐘，召集自治會開會議，不許獄卒收受送去的罪犯。同時又通知雅科俾俱樂部，要他們派有臂力的人（婦女在內）齊集市政廳。當下暴徒們聽見警鐘又響，齊集市政廳左右。

但是總要一位帶兵官，最合式的自然罕立奧，他曉得怎樣強逼議會講道理。不料他這時候飲食得太飽，喫得大醉，他到了自己家裏，看見有人要拿他，立刻下令把捕役都殺了，喊道：「今天又是一個五月三十一日，坐在國會的三百個人，都要處死的！」立刻出門騎馬，帽子也來不及戴，就在烈日之下亂跑，跑到御苑前面的大空地，對着過路的人大喊。國會派來的警兵，把他拖下馬來，綑綁好了，關在委員會辦公室裏。這一件偶然之事，就把羅伯斯庇爾徒黨的計策都弄亂了。佩顏也被捕了，杜馬是在法庭裁判官座上被拿的。

當下獄卒是絕對不肯把國會交來的犯人收禁，市長請把他們送到市政廳來。

(十六) 罕立奧之誤事 起初羅伯斯庇爾不肯到市政廳。這一位大專制家，仍不失膽怯律師本色，只肯躲在市長官署，寧可把市政廳將來發生事變的責任，交給夫勒奧去擔。夫勒奧卻不以爲然，仍吩咐把羅伯斯庇爾從市長官署送回來，強逼他作一件逾越範圍的事。過了一會子，羅伯斯庇爾果然來了，衆人歡迎他入市政廳；隨後聖鞠斯特、勒巴及羅伯斯庇爾兄弟都來了。又其後，庫通也來了。他們就立起一個臨時政府來，要用大礮逼壓國會承認。

副庭長柯芬哈(Coffinhal)帶了二百名礮隊來到王宮，找着罕立奧，把他放了，逼他向王宮開礮。不料罕立奧被人拘拿過，很不高興，提不起精神來，不肯開礮，回到市政廳。國會算是暫時遇救了。這個時候的恐怖情形，是筆墨寫不出來的。保安會及公安會在那裏極惶恐的議事，幾乎議了半夜，幸而沒有被人捕去，個個都是臉無人色的跑去議會躲避。後來議員們人人都說當時以爲萬無幸免的道理。然而他們還是斥革罕立奧，當他是個罪犯。

這種舉動，是不能發生多少效果的。但罕立奧還是沈醉，尙未十分醒過來，卻是已經走了。議員們見他走了，膽子壯些，宣布反叛議員及其徒黨的罪狀，下令懲辦，決議從市政廳裏捕拿他們。

號令雖然是下了，卻要有膽的人去拿他們，議會左右並無軍官可以當領袖的。幸而有巴刺斯是在軍營裏混過的，夫里龍力保他可以勝任。是於巴刺斯就當了統領，帶了幾位代表夫里龍，勒戎，得爾等六七人，去市政廳宣示國會通過的命令。他們挺着膽，毅然的去。當下議會又宣布凡在西城的反叛及其徒黨都是罪人。

市政廳是在西城，國會是在東城。西城的市政廳，同時宣布國會十四名議員的罪狀，說他們都是罪犯。

到了晚上十點鐘，罕立奧又出現了，他仍然是個瘋子，騎了馬在人叢中跑來跑去，大喊道：「殺人呀！殺人呀！把警兵們都殺了！破開他們的肚子！」羣衆看見這一個統領，顯然是瘋了，沒得什麼人相信他。

還有一層：羅伯斯庇爾這個時候，只管要辯護自己，又不敢決定用何辦法，到了危急的時候，他的弱點都露出來了。他原不是個實行家，不能當機立斷，他遠不如丹敦，也不如巴刺斯。巴刺斯曾論過羅伯斯庇爾，說道：「他演說完了，無可再說明的時候，只會咬文嚼字，吹毛求疵專在文字上考究。」

當時原有人向他提議，激動羣衆創亂。庫通則稱爲用武力解決，請軍隊幫助。羅伯斯庇爾還是拘泥形式，不肯照辦。答道：「用什麼人的名義號召呢？」

市長卻決計獨行其是，自己負責，執筆簽字，宣布國會十四個議員的罪狀；科羅得霸，夫里龍，他連，噶爾諾，弗社都在內，當他們都是罪犯，是國人的仇敵，說他們的膽子比路易第十六還大得多，他們膽敢拘拿最愛國的國民。

（十七）巴刺斯帶兵圍市政廳。當下國會所派出的議員們，從此分區往彼分區，號召他們幫助，各分區把隊伍派往王宮。其時有許多暴徒在市政廳左右喧嚷。國會此時算是有了一支小軍隊了，巴刺斯就當了這軍隊的統領，帶了軍隊從河邊向市政廳來。

此時市政廳內是亂作一團，市政廳外是忙亂無措，不曉得該作些什麼。到了半夜，暴徒們聽見是各分區都幫助國會，心裏都變作毫無把握了。忽然天下大雨，暴徒們借口大雨，紛紛的散了。市政廳的左右，沒得人了，連罕立奧的砲隊，也回家了。

（十八）羅伯斯庇爾之倒。到了這個時候，羅伯斯庇爾只好簽字，用武力解決，可惜太遲了。



他簽字的這件文牘，至今還保存在文牘下方，只有他所簽自己名姓起首的兩個字母。一連有許多年，有許多人說他因為害怕，或者因為良心忽然發現，不敢或不肯簽字，故此寫了兩個字母，就把筆摔了。但是這張公文上的血污，（這幾塊血污令人可怕）卻能露出當時的情形。因為他正在簽字的時候，國會派來的警兵，闖入市政廳的房裏，其中有一個警兵，（此人名美達 Meda 自認放槍的）放了一槍，打在羅伯斯庇爾臉上，槍子穿頰而過，打碎他的顎骨。羅伯斯庇爾一定是垂頭，臉靠在紙上。

市政廳裏的人看見警兵們來了，後頭跟的是議員代表，就亂起來了。勒巴用手槍自殺；羅伯斯庇爾的兄弟爬簷板逃走，跌下來，手足都跌斷了；柯芬哈怒極了，把罕立奧摔在院子裏，翌日午後纔有人尋着他，見他倒在一團血污上。庫通躲在桌子底下，警兵們把這個殘廢人摔在樓梯上，他滾下樓梯，滾到房角裏詐死，翌日纔把他找出來的。這時候他滿身又是泥，又是血，把他裝在囚車上的時候，他已經是死了一大半的了。

晚上天氣變涼些，巴黎城裏的人，頭腦也變清楚些。城裏有許多地方，還不曉得當時演出這一

本慘劇，有好幾處戲館還是演他們的戲，只有無袴公戲館曉得消息，掛起停演的牌子。

這停演兩個字，卻有個預兆，觀下文便知。

（十九）殺羅伯斯庇爾及其爪牙心腹 警兵們把羅伯斯庇爾送到議會，議會不讓他進來。當時的議會報告說道：「國會一致的不許他再入這個立法森嚴的地，因為他從前在這裏把什麼法律都推翻了，污辱了這個森嚴之地了。」他這時候滿身都是血，警兵們把他摔在預備公安委員會辦事的一間房子裏的桌子上，拿一箱的子彈，給他作枕頭。這一間綠廳，是他向日常來辦公事的地方；他來的時候，都是打扮得很整齊的，裝出他那副嚴肅的面孔。此時卻太不成樣了，滿面的血污，腳下的鞋子，不曉得到那裏去了，一件血染的內衣，披在身上，外褂是扯破了，白襪子也污了，掛在腳上。臉上常常流血，一句話也不說（好像是在夢境），順手在桌上抓點紙，來塞傷口上的血。有幾個太同他過不去的人，還要挖苦他說道：「陛下！好像是很難過！陛下不能言語了麼！爲什麼不催逼通過你的提議案？」他滿嘴都是碎骨，不能說話。後來把他的傷裹好了，再過幾點鐘，把一千罪犯都送到監獄裏。

他們是國法所不容的罪犯，只要過堂認明就是了。但是一到堂，他就看見當時丹敦大喊的地方。當時丹敦在法庭曾喊道：『羅伯斯庇爾！我死之後，就是你死！』這句話今日果然應了。佛揆坦微爾也在那裏，此時也是臉無人色。這一位執法官，也曉得是大劫難逃的了。昨天晚上，他還不肯停開法庭，不肯止殺，吩咐劊子手叫他照常的殺人，又殺了四十二人，大約都是窮人作小買賣的，內中有一個是窮寡婦。這是最後的一批了，羣衆看慣了，也不願意再看了。

但是明天羣衆卻又大注意起來。這一天監獄的犯人，聽見無人來喊名字，很詫異，殊不知這一天佛揆坦微爾送他的朋友們赴法場。

這一天午後四點鐘，是二十二個同謀的罪犯分裝四輛囚車，從監獄出來之後，慢慢的經過一條人衆的街上走，還經過羅伯斯庇爾租寓的杜培累的小器作店。羅伯斯庇爾一生的事業，都聚在這間小店裏。囚車在門前停住了，有一個小孩子，跑到附近的肉店，取了些牲血，來灑在關閉的店門上。羅伯斯庇爾躺在囚車上，綁在車欄，睜眼一看，渾身發抖。羣衆們是興高采烈的拍掌。雷雨過了之後，天晴了，變了一種令人沈醉的天氣。羣衆很覺得亂殺無辜的時代是過去了，發現另外一種高興

氣象。但是羣衆中有許多婦女，或是母喪其子，妻喪其夫，姊妹們喪其兄弟的，大罵這個專權橫行暴虐好殺的羅伯斯庇爾。

七點鐘纔走到斬頭架。庫通臉無血色，好像是已經死了的。劊子手的夥計們先把他放在架上；庫通是個殘廢人，卻很費點事，夥計們粗手粗腳的很叫他先受些痛苦，然後殺頭的。第二個是羅伯斯庇爾的兄弟，他因為要逃走，從高處跌下來，已成了殘廢。只有聖鞠斯特是站得直直的，神氣是很鎮靜，衣服還是楚楚的。罕立奧額上受了重傷，右眼丟下來，掛在臉上，實在是難看，此時好像還是半醉未醒，仍然是個糊塗蟲。第二十個登斷頭臺的，就是羅伯斯庇爾（市長夫勒奧最後一名。）有一個當時目睹其事的說道：「劊子手把羅伯斯庇爾網在板上，未把他掉轉過去之前，用大力把他裏的布扯下來，羅伯斯庇爾大喊一聲，如同臨死的老虎叫喊，通個法場，都聽得見他這一喊。作者何嘗不想憐憫羅伯斯庇爾這一死，但是想起他把強逼通過的殺人慘律，一抓到手上，被他枉殺的人共總是一千三百七十六人。其中有老人，有老婦，有幼稚。我們想到這裏，憐他一死之心，只好按下去了。」

劊子手高舉三個人頭，請大衆看的，一個是羅伯斯庇爾的頭，這是個亂行專制殺人的狄克退

陀；一個是杜馬的頭，他是裁判官；一個是罕立奧的頭，他是個軍人。他高舉這三個頭，好像是說道：『亂殺的時代是告終了！』

立刻就有千萬人高呼叫好，彼此互相擁抱起來，慶祝重見天日。有一張報說道：『專制已死了！我們能自由了！』又有一張報說道：『凡是真愛國的人，從此以後可以呼吸自由了！』

（二十）新七月的事爲羣衆所誤會。自俾約，科羅得霸，巴累諸人看來，羅伯斯庇爾及其徒黨之死，不過是政治上自然發生的一件事，同阿貝耳或丹敦之死，無甚分別。原是他們定計要殺他們的，現在是殺了，不過是宮庭之變。但是羣衆的眼光卻不同；有人以爲羅伯斯庇爾是個恐怖化身，有人以爲他是革命化身。是以既把他殺了，不是恐怖告終，就是革命告終了。是以他們看這一件事當一件極大的事，當日是羅伯斯庇爾強逼頒行新五月的條例的，殺了他自然就是恐怖閉幕。他又

是公安會的首領，是以公安政府就該收場了。他又是主張用兵的，現在可以停上軍務了。

誰知不然，革命在一隅地方暫受停頓，卻另走一條路。誰知新七月的大翻騰，卻生出反動來，這是當時起事的人所料不到的。這種反動的發生，因爲當時全國的人，都盼望自由，盼望和平。

革命歷史的一方面，算是辦成了。

## 第二十五章 雅科俾之倒（一七九四年七月至九月）

（一）中黨及反動 新七月初十早上，國會的議員們從王宮走出來，看見羣衆是異常歡迎他們，到覺得詫異。但是衆人見了他連巴刺斯及夫里龍，更是歡呼若狂，紛紛的向他們散花，散得他們前後左右都是花。少年人還跑過來，同他們的衣裾接吻。這幾個人前些日子還是屠伯，殺過多少同胞的，若是還要他們明天再殺人，他們很預備明天就動刀的。此時纔曉得就是他們打斷殺機的，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。

他們把他們的仇人打倒的時候，他們並無打斷殺機的意思，此時看見羣衆這樣的歡迎他們，只好順着輿論走，隨他們拖到那裏是那裏。新七月初九這一天，他們是倒在中黨身上，投入中黨了。中黨的人數十倍高山黨。這個中黨，他們都稱呼作國會的肚子。從前不過是敷衍時局，苟延殘喘罷了；到了這個時候，忽然活動起來，要伸手辦事。有一個人寫道：「中黨的人很歡迎夫里龍及從前的

同黨，當他們是解放中黨束縛的人。」但是不久，這班解放的人得其位置。有一位中黨的議員寫道：「高山黨當權日久了，此後變作受指揮的了。」新七月初九日的事，到了危急的時候，都是中黨定策的，打倒大專制家羅伯斯庇爾，原是中黨之功。早一日渾身發抖的人，現在很自鳴得意了，各人都自命爲戰時的霹靂子。

輿論這時候都是扶助這個反動的中黨。

(二) 釋放的囚犯的歡樂 自從新七月初十之後，從前束手待斃的死囚，現在是有了生出獄門的希望了。每天喊名的事停止了，再也聽不見了。法庭是經過一番洗刷，都換了新人物，現在是忙的審判恐怖黨。有十六輛囚車，裝了七十二個自治會的人，有從前法庭的裁判官、陪審員，及佛揆坦微爾等，隨後又添上勒巴及卡累都送上斬頭臺正法。每天都釋放囚犯，起首是一個一個的釋放，隨後就是整批的釋放。

當下至少也有數十萬人犯嫌疑躲藏起來的，都走出來了。他們是很可以釋放囚犯的了；革命委員會自己各保首領，來不及收拾他們了。有人敍寫這班受嫌疑的人的情景，說他們都覺得是從



墳墓裏還魂走出來的，又好像是再生人世的。

他們從前不過只求保存一條生命，此時既然得了生命，更覺得人生之樂，自然是非常之感激。救命的恩人，故此對於他連，夫里龍這種人，也是非常之感激。他連們原是很恐怕有人報仇，此時看見衆人這樣的大度，不記前事，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，覺得很歡樂。有一個很曉得他連們的心思的寫道：『當國會危急的時候，幸而他們是附和裁判官方面的，當時很說不定，他們很許附和了被告的那一方面，那就要同歸於盡了。他們此時很明白這一點分別，自相慶幸，未走錯路；他們此時只有主張一句話，就是忘記前事。』當殺豬出身的勒戎得爾說道：『凡是出力辦過革命的人，都不應該回看從前的事。』他們受國人的歡迎，自然是喜出望外，以爲是非常之奇異，於是議論居然能強逼他們歡迎人道主義之大勝仗。他們立刻曉得怎樣就可以保全自己；自外面看來，他們是變了主張寬大的人，他們就要實行要作到一個名稱其實，庶幾可逃法網。

(三) 他連反對高山黨。高山黨有幾位黨員，或者是因爲不甚肯通融，或者是因爲較爲篤實，不能像他連那樣不可測度的容易變過來，跟着輿論走。這幾位自從八月以來，被逐出委員會，還

是堅守向來的宗旨，以抗拒潮流，恐怕這時候的反動力過大，把他們毀了。

他連於是反戈攻擊這些來不及改變宗旨的舊同黨，變本加厲，要犧牲他們，希望自已可以倖免。羣衆此時要拿幾個好流血的人甘心。據當時的警察報告而論，輿論很能一致反動，催逼國會進行。

(四)新七月以後的反動 很有許多著作家敘寫過新七月以後的情形，全個巴黎的人，都是歡喜到如醉如癡的。報復的心是很切的，所有得慶更生的人，歡喜過之後，就想到親友之中死了多少人，來不及哀傷，先要替他們報仇。

每天外省都有報告到來，證明慘殺情形；就是勒蓬這種人，見了也糊塗。這種報告中第一件公文，總是公安委員會催促當地的節度使殺人。這種公文不獨有羅伯斯庇爾、庫通、聖鞠斯特等簽字，還有科羅得爾、俾約、巴累等簽字。巴黎本城，各處也紛紛的作報告，要算帳。初時有最多人都相信以爲一七九三年一七九四年，佛揆坦、微爾交給劊子手參孫殺頭的都是貴族；誰知不然，這兩年所殺的有三分之二，是作小買賣，當工匠或是當底下人的。是以新七月之後反動力最大的，卻是作小買

賣當工匠的人有許多人未免詫異，被殺的人的父母兄弟子女很喧嚷的要報仇，是以有這番大反動，把雅科俾俱樂部掃蕩了。巴黎一城的人，這時候大反對雅科俾黨附在最反對革命的團體內。

(五) 戲院之反動 這種反動若不波及巴黎的戲院，就不成其爲巴黎了。一過了新七月之後，戲院所演的戲劇，都是反對雅科俾黨的。第一本新戲就是演新七月初九的故事，只要裝扮羅伯斯庇爾的出臺，臺下的人就辱罵他。隨後演的就是革命委員會黑幕，毋論大小委員之陰謀殺人的出臺，也被臺下辱罵。即使演舊戲也要借題發揮，辱罵殺人賊一番。有一本舊戲是演的清真教摩罕謨德的故事，戲文中有兩句說道：「上帝呀！剷除世上好飲人血的人！」每逢唱到這兩句，戲院裏是歡聲如雷。巴黎的人，個個都要聽這本戲，常常的要求戲班演這本戲。

(六) 鍍金少年及國人復活 這時候血氣方剛的少年們，起初是三五成羣的，要同好飲人血的人作對。隨後少年們是簡直自己編成軍隊，是另外一種打扮，穿一種特別的軍服，當時稱爲少年軍。他們很橫行專制，卻無人反對他們；因爲人人都要反對好飲人血的人。少年們既編成軍隊，就應有軍歌，於是有一個人替他們製了軍歌，稱爲國人復活。又有一個製樂譜。於是處處都唱這個軍

歌，從所有的戲院起（開戲先唱軍歌，收場也唱軍歌）一直到國會，都唱這個歌。有許多議員聽了，心裏很不安。

報館又從中鼓勵這些少年，提倡『報章不能自由毋寧死』的話。這是新八月初二日他連說的。在羅伯斯庇爾當權的時候，報章自然是不能自由的，到了這個時候，是要報仇。新發起的報館，有許多家，大概都是贊成新七月的舉動時，刊佈的小本書尤其多，都是咬牙切齒，要懲辦羅伯斯庇爾餘黨的。這種著作的目錄，留傳至今，國立藏書室也還有這種著作，實在是讀不勝讀，也令人不耐煩讀，因為千篇一律，所說的同是一種話。

說空話是不算數的，總要實行，少年軍不久果然就實行起來。革命時代強逼人戴紅色的自由帽，少年軍在街上一看見紅色帽子，就用手杖一揮，把自由帽撇下來，不久就沒得人戴了。新八月間有一個自由人民報是仍然存在的，雅科俾黨報發過議論說道：『當權的人是很失策的，無端解放貴族；讀者試聽聽貴族所宣佈不滿意於愛國者的話』

這是雅科俾黨極不幸的事，完全誤會了。以為這班少年是貴族，這是他們的大錯。少年軍同貴

族卻無相干，他們原來都是少年市儈，他們有兩個領袖，（其實是一個領袖，一個是他們所崇拜的偶像。）若是把這兩個人的姓名說出來，恐怕有許多人不相信的，一個就是夫里龍，一個就是他連。

（七）夫里龍 夫里龍爲人修潔漂亮，是個尊疑派，又是個極貪的人。此時他反戈投入反動黨裏頭，『羅伯斯庇爾餘黨』（原文作『羅伯斯庇爾尾巴』）這個名詞原是他創造的。他攻擊羅伯斯庇爾餘黨最爲出力，誰都比不上他那樣激烈，況且他又是個頭等記者，他的手段很巧妙，攻擊人是不遺餘力的。他辦的報名民議報，銷數最多，是羣衆最喜歡看的報；每天早上一定聽見羣衆相問：『你讀過夫里龍今日的報廢？』他的宗旨，是每天早上總要咬一塊肉；今天是咬科羅得霸一口，明天咬俾約一口。有時候放下筆管，執起粗手杖，帶領讀他報紙的人，把他們部勒成軍，去找尋雅科俾黨人。這個夫里龍從前是科第立爾俱樂部的總指揮，操縱土倫至馬賽，法國全國的分部；這時候卻變了，手執粗杖，指揮巴黎少年軍，當他們的領袖。

（八）卡巴洛 他連的手段，好像高得多。也因為他連無才調不能執筆寫報，又無膽氣，不敢執杖指揮。然而有幾件事機及一個女人，把這個無賴光棍他連擡舉起來。因為這一個聲名掃地的

政客，是慣於食言反黨的，卻在卡巴洛（Cabarrus）掌握中。卡巴洛容貌態度最能動人，她暗中很能指揮一切，此時是有一位從前的侯爵享受她。（她後來居然名正言順，當了比利時的一個小王妃。）卡巴洛是曾經被囚的，就有了聲價，況且她性情是極其婉順的，幾乎無一事不可以犧牲的。有許多人說卡巴洛面貌果然是十分的美，說不出他那種媚態，是最易引動人的。從前是憎惡女人的羅伯斯庇爾當權，從前是尚德，是實行恐怖，現在是到了新世界了，應該有另一番的新景象，要與從前絕不相同，故此就有一個美貌善媚又不尚德的女人出來當權。他連有了這位美貌的姘頭夫人，是得意到了不得，有許多人都相信他這位夫人是個公用品，他卻不理會。新十二月間有一個恐怖黨的人，用很粗的話詰問他的卡巴洛。他連居然登演說臺大稱讚而特稱讚他的夫人，說道：「我當着諸同事們的面前，我宣佈這個女人是我之妻。」卡巴洛此時坐在旁聽席，就有許多人拖長聲音的歡迎她，稱她是新七月的貴人救民的貴人。

這一個奇女人，就是這樣在巴黎指揮一切。他連反對科羅得霸及俾約及他們的徒黨，就是卡巴洛激動他的。有人說過：「這一位救民的貴人，是慈悲的赫洛狄亞斯（Herodias）」（是赫洛德

Herod 之女見新約譯者註。)卡巴洛也激動夫里龍及勒戎得爾，科羅得霸是很曉得的，說道：「有幾個壞種，是應許了他們的姘妻，要殺我們……因爲有新的安托奈 (Antonies) 戀愛新的法爾維亞 (Fulvias)，(事見古羅馬史，譯者註。)這些婦女，預備拿針刺我們的舌，因爲這個緣故，我們要死在他們的手裏。」據說是卡巴洛指揮報館攻擊雅科俾黨，那一位主筆作的社論，作得最好的，卡巴洛就賞這一位主筆一次的接吻。打倒高山黨也是她，把科羅得霸送入監獄作苦工也是她，把九月殺人的兇手他連送入右黨也是她。

(九) 關閉雅科俾俱樂部 隨後進攻得很猛。新八月初七日，所有的革命委員會都取消了。反對俱樂部的人，雖然還不敢公然攻擊，卻是剪除他的手足，使動不得。共和四年新九月二十六日，禁止一切社會聯結同盟。

雅科俾黨人覺得這是一個致命傷。俱樂部的演說，日見其激烈。新七月十三日，俾約演說極激烈，攻擊反動政策，說道：「睡獅並不是死，有一旦睡醒，是要滅絕仇人的！」可憐這獅子，是時候已經過去的了。不久就有好事的少年們，先把這個獅子玩弄擲揄，把獅子變作笑柄，然後把獅子殺了。有

一天，巴黎的少年軍攻擊雅科俾俱樂部，只用木棍作抵禦之具，強逼他們把俱樂部交出，把裏頭的男男女女都驅逐出去，唾男人的面，拿木棍打女人，黨人們都走了。不過三個月以前，這個雅科俾俱樂部是何等威風！法國人那個不怕這個俱樂部！此時卻被一羣少年拿木棍把他們都打跑了。此時國會的委員會的事權，一切都在中黨手中，曉得獅子沒有爪牙了，索性把獅子打倒。於是通過一個議案，關閉雅科俾俱樂部。夫里龍決意要自己動手，於是帶同麥林（Merlin），統微爾（Thionville）同去封鎖俱樂部，把鑰匙帶回來交給國會。後來他連夫人的函牘曾經說過，她是同去封鎖的。威風凜凜的一個雅科俾俱樂部，卻被這樣一個浮蕩不知檢束的女人前來封鎖，可見得當時這個俱樂部，是一個極不中用的東西，只好恐嚇懦夫。

（十）召回未死的吉倫特黨人。從此以後，事權都在新七月得勝利的人手中。從前雅科俾黨議員，此時只有五十人左右，在國會是居少數，只好受屈不開口。舊時的右黨有七十三人，加上召回吉倫特黨十六人。盧未及易斯那回到國會後，是痛詆革命。現在有使國會向後退之可能了，卻要從緩的一步一步的辦。新十二月初五日，國會不顧窮民們的責言，毅然取消規定最高物價條例，又



很用些手段，居然同拉芬底地方講和，不追究前事。逋臣及不肯發誓的教士漸漸回國了，慢慢居然敢到國會旁聽。最後就是政教分離：從外面看來，似乎是毋論何項宗教，都是一體待遇的，殊不知反發生國人崇奉天主教之心日見其篤，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。國會的新七月黨議員看見這許多反動，要顧面子，要在正月二十一日作個慶祝，因為俾約及他的徒黨大聲疾呼的攻擊反革命派，國會的慶祝，原是要堵他們的嘴，誰知羣衆反對。據警察報告，說是羣衆盼望國會給他們的麵包吃，不要什麼慶祝。

一七九五年的年底（即是共和三年），法國的政黨危機是已經過去了；現在的最重要問題是社會問題，經濟問題及道德問題，我們此時很要研究。共和二年的人爲組織，算是全坍塌了，只剩了幾道圍牆，圍牆後面，全是一片瓦礫。國無政令，社會瓦解，這就是當時的情形。



## 第三十六章 共和三年之法國

(一) 法國是個病夫。法國此時變了一個病人：一七八九年是害熱病，一七九二年是勉強掙扎起牀，一七九三及一七九四兩年是放血，加以在這幾年裏頭是捱餓了許久，結果就是一個貧血，再加神經過弱的病。有一位宗社黨馬勒特杜磐 (Mallet du Pan)，又有一位共和黨勒微利雷斐克 (La Revellière-Lépeaux)，詳說當時法國的情形，都是同把法國當作一個病夫。有一位寫道：「法國是委頓極了，很像是一個瘋子，經過幾番放血洗浴及捱餓，瘋病是好了，體氣卻是弱極的了。」有一位寫道：「犯過大熱病之後，熱是退了，身體卻是動不得了。」法國經過幾次震動之後，只想修養精神，再革命誠然不是個辦法，反對革命也不是個辦法，故此這個時候病人對於這兩個方法都是搖手的，都存一種利益上的思想，耗了多少精力，征服的種種利益是捨不得放手的。法國雖然是病，雖然貧血，還要睡在箱子上，保守裝在箱子裏的利益。

(二) 共和保障 我們現在要研究的，就是流了多少血得來的各種利益。所有從共和三年新三月以至共和八年新十月的一切舉動，就可以明白了。在工匠一方面，是要再事工作的利益；在窮民方面，是要減輕糧價的利益；在混水裏摸魚，新發財的暴發戶方面，是要保存他們得來的不義財產；種田的要保存他的田地；在得意的政客們，是要保全祿位；在軍人們，是要保守征服的地方。作者要逐條的說明，以證明當時的情形，是的確如此。

(三) 民窮財盡 國裏是很窮，現金都流到外國，國內只有紙幣。紙幣的緣起，前文已經說過，可惜本書無餘地可以詳敘紙幣的歷史。發行許多紙幣，總不免發生許多流弊；當時原是拿充公的產業作基本金的，但是雖然將人家的產業充了公，業主卻未完全承認。況且辦理紙幣的人又太過胡鬧，不知印了多少。最早是投機家操縱，隨後就是造假幣的大肆猖獗，紙幣價值日跌。以一七九五年正月（即共和三年十二月）而論，一個金路易值一百三十利華的紙幣，到了三月，就值二百二十七；到了六月，就跌到七百五十；九月是一千二百；等到國會不存在的時候，是到二千五百這種數目。還算是好的了，等到行指揮制時代，跌得還要利害得多。所有薪俸同所得，都是用紙幣計算的。讀

者就曉得政府的辦事人員及用小資本營生的人吃多大的虧，作小買賣的都是收用紙幣的，吃虧更大。

(四) 飢荒 紙幣跌落還不算，再加上百物騰貴。自從一七八九年以來，已經是鬧飢荒，隨後又同英國打仗，封鎖海口，食物更貴。新十二月初五，雖是取消不得過最高價的條例，亦不能解救，毫無效果。鄉下人簡直的是不運糧食出本境。一七九五年一月里昂地方，有五足天沒有一塊麵包。

巴黎冬天是很冷的，麵包店門口常常站了很多很多的人，等買麵包。讀者可以參考新十一、十二及正月的警察報告，巴黎城裏人人都要捱餓。一口袋麪，值二百二十五利華；一袋豆子，值一百二十利華；一車木柴，值五百利華；一袋木炭，值十個利華；一磅黃糖，值四十一個利華；二十五個利華，買二十五個雞卵；過了不久，一磅麵包賣到四十五個利華，一磅鹹肉賣五百六十利華，一條羊腿要賣一千二百四十八個利華！

(五) 捱餓肚子及腐敗肚子 讀者若是知道當時中下人家要花十個利華纔能飲一杯咖啡，就曉得窮民捱餓的情形了。把門的兵見人民走過，喊道：「是誰走來！」民人們就答道：「是捱飢

肚子走過！』不久這些空肚子沒得法，只好走進國會求設法；他們實在是餓到沒得法子好想了，店鋪都關了門，要找事做也無事可找。革命的苦處，是工匠們受得最多。讀者不久就可以曉得中等人家及鄉下種田的得了革命什麼好處。工匠們既是無事可做，又不許他們結合，不許他們罷工，不許他們選舉，是以工匠們也要顧及他們的利益，雖然是消極的利益，他們卻很盼望有一定的政府；因為有了一定的政府，就可以希望店鋪開門，物價跌落。不然，只有一個民主政府，也是好的；因為他們也可以預聞立法。在國會時代，既無工作，又無政權，工匠常出怨言，說道：「假使富人也是吃我們所吃的東西，這個國會久已不能存在了！」他們稱呼議員作腐敗肚子，說他們欺騙工匠們，若是有人出來打倒這一班腐敗人，替他們報仇，他們是極其歡迎的。若是有一個人出來，能夠給他們工作，把物價減低了，一定能得他們的歡迎，能得他們的愛戴的。

當時富人是很有，但是他是新發財的，都是壞人。

(六)新發財的人 有許多人久以革命為爭權力問題，以為是這一班人把那一班人的權力搶過來。其實是錢財的問題，將這一班人把那一班人的錢財搶過來，便宜了買者，得了許多產業；

便宜了投機家得了資本

不過五年之間，從前的舊制度都破產了，要變賣了，就有一班辦理破產的人出來。這班人一經手，自然是要染指的，得了許多好處。那時候政府是窮極了，有幾時窮得很利害，國庫裏只有十萬利華，百姓們是捱了許久的餓；可見得國庫應該收入的錢，及應該到了民間的錢，從中有人中飽了乾沒了，這是絕無可疑的事。這時候法國好像是一塊肥肉，以投機爲生的人，自然要把這大塊肥肉搶到嘴裏。這一羣黑衣賊，（從教堂到宮庭上都有）趁着機會在國裏把革命變作財源，又跟着軍隊走，到了國外，也用同樣的手段。

一七九五年，他們的事業都辦完了。貴族都被逐出國了，卻新添了一羣新發財的人，實行金錢政治。這是自然發生的事。但是在古時希臘，古時羅馬，卻並無如法國這樣大翻騰的事，即或有之，亦無翻騰得這樣快，翻騰到這個地步。新近有一位羅馬歷史家斐勒洛（Guglielmo Ferrero）很詳細的敘述當時羅馬貴族倒敗情形。也要經過一百年之久，纔有另外一班人，當時稱爲鍍金肚子的出來替代貴族執政。

法國原有點不同，法國是個戰場，這一羣黑衣賊，就搶劫戰場上的死傷人的錢財，剝他們的衣服。

(七) 一七九五年的奢侈及輕浮舉動。凡是暴得的錢財，或是不義之財，總是浪費得很快。一七九五年法國的奢侈，簡直是毫無意識的。作者到了討論指揮時代，就要詳細考究那時候的社會情形，看他們如何花錢，如何享福。他們自共和三年起，就起首尋樂。

當時是非常之奢侈，又是普通的奢侈！當時的戲館，都有許多密室，那裏是戲館，簡直的是最下等的宣淫之地。公開的跳舞室，有六百四十四所。這種所產生的社會，是樂到發狂，樂到渾身打戰，原是生對死的反動。最要尋樂的，自然是那些新發財的人，已破產的貴族，跟着他們混；那裏有錢就往那裏投身，破落戶同暴發戶混在一起。翁谷夫人 (Mme. Angot) 這個時候居然請從前的公爵夫人吃飯，同她往來。他連夫人有一所別墅，常時在那裏開跳舞大會。有一位曾在那所別墅跳舞過的寫道：「她們是在墳堆上跳舞。」

(八) 犧牲跳舞場。他連夫人所統治的小國，曾經多數著作家敘述過。大歷史家奧拉德蒐



輯有千萬件文牘，更證實前人所描寫的情形（奧拉德雖以爲前人言過其實。）她們在尋樂之中，仍帶着許多殘忍酷烈的性質；有一種新跳舞，叫作死囚跳舞，請一位最善跳舞的人，裝演殺頭機器如何斬頭的情形。即此一端，可例其餘了。那時毋論那裏都是跳舞，從作過監獄的大廟起，（這所廟裏的牆還染有一百十六個教士的血）以至聖薩爾匹斯教堂（Cemetery of Saint-Sulpice）的墳地上，都變作跳舞場。墳地跳舞場門外，掛了一面招牌，寫的是『和風跳舞場。』

既有跳舞場，自然就有賭場。不曉得什麼緣故，那時候人人都好賭，御苑裏頭就有上百個賭窟，賭桌上堆滿都是金錢。人人都好吃，吃得非常之精美。御苑有一個館子，這館子的跑堂說向來沒有過如現在的人那樣好吃，那樣考究吃的，客人很肯花錢吃東西。這都是共和三年正月十四日的報告。這時候離指揮制時代還有五個月，到了那個時代，窮奢極欲，是到了極點了，賭博，飲食，及種種尋樂都到了如癡如狂的程度了。

（九）他連夫人之浪費 窮民是捱餓，富人是胡亂的浪費。一七九五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寫道：『巴黎人簡直的是不顧廉恥的，賣弄有錢，衣服首飾，尤其是奢侈到了極點；當君主制極其驕奢

淫佚的時代，也比不上現在這樣胡爲。有一位名他連的議員，他的夫人製了一件古裝長衣，值一萬二千個利華。』這一位神女最能動人的美好肌膚，向來是不肯多加遮掩，以免孤負的。這一件古裝衣服用的材料，不見得甚多，就要花到這些錢，可見得是未免過於浪費了！夫里龍向來穿衣服，也是極其考究的。新七月之後，他要求釋放了一個人，這個人是誰呢？就是一個衣店的掌櫃的維刻爾（Vilkers）。他很鄭重說要求釋放的理由，說是這個掌櫃的供給他最好看最漂亮的褲帶子。奢侈的風氣，是從巴黎發起的；然而里昂地方雖然街上染過七千居民的血污，這個時候也跟着奢侈起來，居然也有兩間戲館，有許多跳舞場，常時都是人滿的。

此時的人，日夜都是吃喝玩樂，以爲天下從此太平了。共和二年八月，他連夫人已經寫道：「巴黎的人很歡樂！但是他們卻聽見民間還是有許多怨言，見着腐敗肚子們就要罵。羣衆仍然是很不滿意，但是人多悔禍厭亂。更有新發財的，此時專要保守得來不義之財，都不願意有反對革命恢復舊制的舉動。有許多變了宗社黨的，也不過是採取一種有限公司的辦法。路易第十八絕不肯與民更始，金錢派曉得君主制的保護力還不及共和制那樣充足，自然是偏向愷撒式的解決。」

(十)變賣國產 最奇怪的是鄉下人，也有同樣的趨向。

有人寫道：「此時只有鄉下人是滿意的，只有鄉下人還混得着錢，因為他們把逋臣們的田產都買過來了。」這兩句話是有個人於一七九六年旅行法國寫的。一七九五年的情形，同一七九六年是一樣的。又有一個人寫道：「種田的人是很發達，因為已經廢除封建制度變賣國產的緣故。」

作者要趁這個機會略為說幾句，當時不過是政治革命，如何當時又變作極重要的社會革命？一七九〇年三月十七日，收沒宗教產業；一七九二年八月三十日，收沒逋臣產業；這都是充公歸為國有的。國產共值一兆利華（合英幣二萬四千萬金鎊）。一七九五年大部份已經變賣了。內中有若干產業，是一七八九年已經本年有田產的人買入的，因為價錢極便宜，比從前賤五六倍。其中也有是市儉們買入的，中間還許有貴族買入的。但是還有中等以下的小鄉民工匠們及作小買賣的，因為價錢便宜，也有買入的變作業主。惟是關於這種事實，著作家的見解不同。有以為當時確有這樣的事實，反對家則以為言之太過，當時並無此事。第一次變賣國產是在一七九一年一七九三年間，都是大批買進的人多，也有小數是零碎買入的。第二次變賣是在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

年間，卻特爲分作小批零碎出賣，使資本有限的人，也可以買進。有一位經濟學家曾經研究過以十八分區作準，算出一種折中數目，說是富有資本買進的市僧們有十四萬人，鄉下人買進的有二十萬人。他又在別省的各縣考究過，證明在十處自治區內，共有五百五十六個買進田產的人。其中卻有三百九十九個至一七八九年以前，向未納過某種地稅者，可見得這三百九十九人從前並不是業主。

(十一)發生小地主 在一七九一年及一七九二年間，大批買進的國產，隨後又分作零碎小批，再行出賣。共和六年新五月，有一封信說道：『再行出賣的時候，分得是極其碎小的。』共和八年拿破崙曾頒命令，(共和九年拿破崙所派的地方官亦曾下一命令)調查民間產業，證明小業主的數目比一七八九年增加得多。共和十年有一張報紙，計過當時有二千萬戶得有田產的。譬如以共和三年計，當作此年業主人數只得一半的話，又作爲此半數中有許多是從前已經是有田產後來陸續買進增加者。然而仍有一極重要的事實存在，即是一七九〇年及一七九二年在市面上流通之數千百萬現款，都已經轉手了。變賣國產之重要結果，誠然是使多數小業主能夠買進變作

較大的業主，然而同時亦有許多在一七九八年無立錐之地的小民，也能買進若干，也變了小業主。即使以無力買入的小鄉民而論，他們也忘不了從前受過種種的苛征暴斂，革命之後，卻一切都廢除了，頗享自由之福。大概而論：他們卻也沾光多少好處，其中還有許多比從前增多收入。他們得了這種好處，是拚命保守住不肯放鬆的，不過所用的都是守舊方法而已。

（十二）鄉民之守舊本性 鄉民是向來未作過什麼共和黨，亦未作過什麼維新黨的，他們也曉得有所謂劃平派，在巴黎提倡重分出產律。一七九五年有巴倍夫（Babeuf）及他的徒黨攻擊產業，政府不能制止。最後一層，是鄉民仍舊是崇信天主教最誠篤的。這卻有事實證明的，因為此時教堂裏並無牧師談經行禮，鄉民們仍是百十為羣的照常入教堂唱歌祈禱，他們是很想他們的好牧師回來。但是有兩樣要求，一是不許再來的牧師收回教產，二是不許再收宗教捐。

拿破崙很能體會鄉民這種繁雜意思，是以鄉民之感戴拿破崙，是久而不衰的。

是以有種種理由，工匠們、市僧們、鄉民們無不盼望有一個能够體會他們的思想的人出來維持。一七九四年，馬勒特杜磐寫道：『大多數的國人，既不管什麼君主制，也不管什麼共和制，他們只

曉得緊緊抱住革命給他們的當地上的利益，及法律的上利益，那是他們絲毫不肯放鬆的。」他這個人的眼光很透亮的，又說道：「毋論一個什麼人出來，只要曉得能够使他們害怕，又能够使他們有盼望，只要有這樣一個人出來，能够使這種手段操縱他們，他們就能服從他，擁戴他。」

（十三）畏威懷惠 這就是使人畏威懷惠的手段。這種手段不獨可以操縱鄉民市僧們，並且可以操縱憲法制定的教士們，（他們自從一七九四年受過虐待之後，也有理由不願有反動革命的事。）及革命時代的軍人們。因為軍人們不過兩年，就有許多升了官，若是在君主制的時代，是永遠無升官的希望。然而他們卻看不起政府的政客們，是以有人說工匠，鄉民，市僧，軍人，教士等等都合拼起來，成爲極有力的反抗君主制的保障。此外還有許多愛國的人，雖然痛恨恐怖政策，卻不願意取消征服所得者。又有若干被新思想灌滿了的人，很願意推翻從前的舊制，重新再來的。

以上所說的各種人，居通國十分之九的數目；誠然是不甚注意於共和，卻是很願住革命，只要一聽見有什麼復辟舉動，就起恐慌；除非恢復君主制，是掃除一切從前的專制，不修舊怨，不收回他們所已得的利益，或者他們還許不起恐慌。惟是當時的王室代表們，好像是得了瘋狂病的，所作所

爲的事，都是令國人恐慌的，是以國人只好緊緊的抱住共和，反對復辟的了。

(十四) 王室之毫不通融態度 索勒爾 (Sorel) 說道：「王室的親貴，專注意於酷刑枉法，懲辦國人，毫無寬大通融的意思。」

他所指的親貴，我們曉得是說路易第十六的兩位貴介弟及康狄 (Condé) 王爵。他們這三個人，在外三年，受罪也算是受够了，將來的路易第十八受得更多。然而他們總算是能够堅忍，我們不必挖苦他們，責備他們了。

他們出亡的情形，有許多著作家說過了。有許多逋臣們追隨他們東漂西蕩的，歐洲各國是很無義氣的挖苦他們，窘辱他們。其中卻有許多出亡的人，是出於不得已的，並非是願意出亡的，很想回國。他們的意思是無論要受什麼束縛，都還是願意回國的。他們到了愈難受的時候，貴冑們及左右的人愈許他們將來多少好處，不令他們絕望。那個自稱攝政的將來之路易第十八始終一毫不肯放鬆，不獨是要恢復君主的各種權利，還要恢復一切封建及原有的制度，恢復未革命以前的原狀。他左右的人卻並不曉得法國已經全變了，不是從前的法國了。有一位政治家寫道：「他們犯了

一種出亡病，得不着出亡的好教訓，他們的知識是毫無進步。」貴胄逋臣的主意，不獨要恢復舊制，還要大誅殺，以示懲罰。

有一位歷史家很研究新七月以後的情形，蒐輯許多文件，證明他們報仇的思想，要把恐怖黨、弑君黨及所有一七八九年的和平派，都要誅殺。他們說道：『我們要把立憲議會的垢穢蕩滌盡淨。』這是他們的呼聲，他們的口頭話。空斯通 (Constant) 寫道：他有一天坐在一位少年逋臣身邊，（是一七九四年三月間事）逋臣說道：『假使我是法國的大司法，我要誅戮八十萬人。』

（十五）宗社黨決意報復 據這樣看來，宗社黨一面在那裏守候打倒革命，一面卻把君主制殺了，遲至一七九五年，恢復君主制的思想並未全死，國內原有一班政客很預備使君主制復活的，假使新君主制採用和平立憲制，維持新得的各種自由，維持國人新得的利益，而反對收回權利，反對報復，及各種反動，法國人民不難歡迎君主制復活的。當少帝路易第十七在大廟內遇害時，有許多人盼望路易第十八有一句安撫人心的話。

新宗社黨從前曾經發出好幾條詰問的話，路易第十八從味羅那 (Verona) 地方有一個宣



言書答覆這幾條詰問，說道：『毋論什麼都要無限制的恢復，重建絕對的專制君主制，新得的自由，一概取消，執業新制，一切廢除，凡與革命有相干的人，都要懲罰。』隨後又有人激動拉芬底地方造反，又有人用船裝載遣臣及英國人要在海濱登岸，種種荒謬舉動，正犯了法國人所最恨串同外國危害本國之忌。國會原來是頗有貳志的，一見這種舉動，忽然變成一致。維新派及和平派及度量寬宏及有知意的人，原是並不迷信革命的，與宗社黨尚無不可以表同情之處，一見他們這種輕舉妄動，只可一切撇開不顧，另求方法以解決時局。

是以拿破崙之能够有進步，能得手，路易第十八從味羅那地方的宣言書，預有大力焉。

(十六) 新發財的雅科俾黨包攬把持。當下他卻擔保弑君黨，保全他們。作者此時要說及新發財的革命黨了。他們也是起自草昧，來自田間的人，卻有手段壓制全國，用激烈手段固位。因為要證明他們的舉動之必要，故此主張戰事，不肯罷休，只要說一個字，就改變一國的前程，反對全國的輿論。等到後來有一個人出來維護他們，把他們拉在一起，同他組織一個極有力的政府，保護他們，叫他們不用怕宗社黨報仇。不怕剝奪他們所得的產業及種種不義之財，使他們可以高枕無憂。

著作家汪達爾 (Valdal) 用一個很嚴重不留餘地的字眼，稱呼這班人作新發財的革命黨。他這個好稱呼，是人人都承認的。他又稱他們作很過得去的雅科俾黨。

但是革命黨卻不是個個都是過得去的，然而度穆累的預言，卻都應了。度穆累於一七九二年就說過：『宋波將佔宋提宜 (Chantilly) 貴族產業；巴濟爾 (Bazire) 將佔龍部耶 (Rambouillet) 產業；麥林將佔昌忒勞 (Chanteloup) 產業。』西耶士此時雖尚未佔得克洛斯內 (Crosne) 產業，弗社也未佔得菲利厄勒 (Ferrières) 產業，但是巴刺斯及麥林等已經得了發利主安 (Mont Valerien) 產業，連帶價值二三百萬的教產。(這是一七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記載的話) 他連在他的別墅過很奢侈的日子，巴累在有名的瓦得爾 (Vadier) 堡邸大請客，他們是脾胃很強健的人。歷史家索勒爾說共和三年的委員會(這都是新七月當權的人)中，就有一個將來封王的人。(指岡巴塞 (Cambacérés) 十三個是將來封伯的，五個是將來封子的，有七個是將來帝制時代的大參政，有六個是將來的大參議。另外還有五十多個民主黨，(將來的多特蘭公爵 Duc d'Orléans 及麥林伯爵在內) 都有了封號徽章插鳥羽的官帽，有了大輅，得了錢財產業，有城裏的大

宅，有城外的別墅。這都不過是十餘年間的事，當時都是國會的議員。弗社死的時候，遺產值一千五百萬佛郎。

但是在這班新發財的人看來，錢財產業，都算不了什麼，他們要的是權力。因為有了權力，纔能夠保得住首領。馬勒特杜磐當選舉的早一天晚上，報告說道：『這班人原是很不和的，彼此都是相競爭的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忽然都和氣起來了，因為他們都記得正月二十一日的事，如在目前。』他說得很不錯。

（十七）弑君黨最怕的是報復。從前是三百八十七名議員投票贊成殺路易第十六的，宣布君主有罪的是六百九十一個議員。其中後來有六十個曾經投票的，是上了斬頭臺的，新五月被斬的，還有十個。此時還有三百個弑君派，就打成一片，成爲一個很團結的團體。作者曾將其中的一位，一步一步的研究，從一七九三年起，研究至一八一五年止，這個人在指揮時代，在首領時代，在帝制時代，在路易第十八時代，都是當開員的。他經過這幾次不同的局面，無時無刻不恐懼報復。有一位替弗社作傳的著作家說道：『弗社無論對待什麼事，無時無刻不把路易第十六登斬頭臺情景

擺在眼前的，我們就可以把其餘的一七九三年弑君的議員們，當作弗社看。」

歷史上是向來未有過如是多數的人，終日夾在殺頭同當權之間的。這班人只要一旦失勢，就是永墮深坑的了。

當一七九五年間，他們夾在兩種危險之間，在他們的左邊是雅科俾黨，他們稱爲亂黨。雅科俾黨卻是毫無所得，常常要把他們打倒了。據他們的所得，以爲己有，非要打倒他們不可。在他們的右方是一個路易第十八，纔明白地宣布他的主意，一旦登位，要把他們都送上殺頭臺。讀者就可以想見。他們自問，不過犯了極少嫌疑，也不願意聽見復辟兩個字，那些明犯嫌疑的，是更不必說的了。故此他們是拼命的反對抗拒復辟。他們又曉得他們一旦出了國會，立刻就起首有反動革命的事變發生，是以拼死命的把持大權，不肯放鬆。這班人原是最令人憤恨的，這是不能遮掩的事實，我們要注意這一點，因爲他們出國會的時候，忽然用一種手段，叫選員們不能再選他們。他們所以招人憤恨，一因他們是預聞恐怖政策的，二因許多人疑心他們得了許多不義之財。共和六年九月，林得特自己曾控告他的同事們操縱紙幣，況且他們在外省當過節度使回來的，個個都是不乾淨的，都

發了大財。這是衆人皆知，不可遮掩的事實。他們此時很要收買人心。夫里龍會常常宣布道：「讓我們來把這個共和變作一個極可愛的共和。」不久就有他連夫人走出來隨便浪費金錢，令工匠們領略共和之可愛處。夫人在餓孳隊中，每天化一百個路易打扮自己。

這一班人明曉得是爲國人所憤恨，就主張向外作戰到底，強逼國人維持他們。

(十八) 接續作戰是他們不能不出此的政策。從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四年，作戰的問題很轉移法國的內政。一七九四年以後，卻是內政轉移對外政策，恐怖黨是用作戰政策，強逼國人忍受，公安政府國會的議員們，是習慣用這種方法的了，況且此時又發生一種新危險，是將來的戰事要鬧大了，但是暫時卻可以免得立刻受軍閥的危險。現在的時候到了，軍隊要調遣出外，要軍官們忙碌不及顧國內的事。因爲這種理由，他們的根本政策就是主戰。

歐洲此時是已經厭倦戰事了，有一位普魯士軍官凱撒斯勞騰 (Kaiserslautern) 戰敗之後寫道：「我們就要一步一步的渡來因河回去了，回去也好。」普國軍隊果然是十月回去的。初六日法軍就佔了科倫 (Cologne)；十二日就到了科不林士。此時因爲瓜分波蘭的事，敵國們鬧得很

利害，普魯士恐嚇奧大利要同他宣戰，同時有信致法國駐瑞士的代表，說願同法國講和。

新七月的委員會答覆的話，是驕傲極了。這原是黨人的政策，卻也合乎他們法律家的派頭。普奧兩國都願意同法國講和，委員不肯，卻說出許多嚴酷條款，令普奧不能受的，纔肯議和。這種政策完全是反對輿論，輿論此時是主張太平，不獨要國內太平，還要邊境上也要太平。委員會不管，十月初十日反下令進逼荷蘭。麥林（統微爾）說道：『法國一旦開邊到來因河，就可統轄全歐了。一七九五年正二月兩個月，政府雖答應同普國議和，但是要求的條款太酷，假使普魯士同西班牙都同法國議和，言歸於好的話，委員會卻很曉得奧國是絕不能同法國講和的。因為奧國絕不肯讓法以來因河為界的。英國亦絕不能答應法國在安特衛普駐兵的。既然如此，不怕軍隊沒得事作。

（十九）將軍們總要有事做。軍隊是萬不能不叫他們忙的，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。讀者已經曉得他們一受敵人的礮火，勇氣就突如其來的發生了。法國軍隊此時的勇氣，是好極的了，況且又受了幾年的極嚴酷的紀律，指揮軍隊的都是少年，有勇有謀的將官，奧士馬索（Marceau），摩羅（Morcan），克雷貝耳（Kléber），馬塞那（Masséna），如耳洞，奧日洛（Angereau），蘭（Lannes）

等，都是大將，很相信，很倚賴他們的部卒。蘇爾特 (Soult) 將軍寫道：「當戰爭的時候，我們營裏的人，所有軍人的道德，都是極高的。」

惟是這些軍人起初不過是義勇隊的生料，不久都製成熟料，都變了完全的軍人了。他們雖然不甚注意政治，卻是很看不起這一羣政客，有他們的往來的函牘可以作證。況且他們都是熱心極活潑的粗人，假使一旦議和，怎樣能够叫他們都好好的安分回家？他們在一七九一，一七九二，一七九三年棄家投軍的。當時有二十多個目睹情形的人，都能證明自從一七九一年以來政府是很怕軍人的。羅蘭在一七九二年間曾經寫明他們如何害怕軍人的情形。一七九三年俾約也寫過，說得更激烈。一七九五年魯柏爾 (Reubell) 更有理由害怕他們。

當道們尤其害怕的是軍長，共和二年委員會用鐵箍把他們都箍得緊緊的，自從新七月以後，卻漸漸的放鬆了，不久他們覺得軍長們全變了，因為部卒們都變了。不到一年工夫，就起首有許多人說奧士的兵，拿破崙的兵了。這時候軍長們不獨善戰，且善於指揮了。假使這班軍長都回來了，他們已經是向來公然說看不起這羣律師的話，一旦回國之後，他們能服從律師們的命令嗎？大概而

論：國會是很明白軍隊的情形的，將來兵丁只服從軍長命令的，那一位軍長有本領操縱他們的，他們就聽這位軍長的命令，是以最妙的政策，無過於叫他們忙着打仗。

惟是軍隊打勝仗愈多，他們的志氣就愈高，他們愈得勝，國人愈愛他們，叫他們忙於打仗，原是個最妙的政策，不過同時卻把他們擡舉得愈高，政客的心思慮，原欠固密。有一天他們就走錯了第一步，在共和三年的憲法內規定請軍長們預聞政治。第二步又走錯了，因為當年春間秋間民人起事攻政府，他們就紛紛調外兵入援，請他們入議場。最後一步，走得更錯，是共和五年新八月間，因為一個私黨的私利起見，請軍人攻打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會議場，這種舉動是新發財的革命黨，竭力的請軍人們也發財。

（二十）元老制 政客們的唯一思想，是暫時要想出方法怎樣能够強逼國人只扶持他們，不去理其他勁敵，毋論其為亂黨，為宗社黨，或武官，或文官，總而言之，他們是要大權獨攬，彷彿古時的羅馬制。因為他們有這種思想，故此於共和三年新九月及共和五年新八月就不惜破壞自由，後來居然滅絕自由，以保障他們自己的權位。



但是他招外兵入援，不過是幫助設立軍閥操國政之權，又不料國人反愛戴軍閥。新八月之後，奧日洛將軍雖然是大怒而去，然而拿破崙卻窺見奧妙，得了一條干預國政的大路了。

(二十一) 他們預備拿破崙將來地位。當日的實在情形，是自從一七九五年以來，毋論什麼人，毋論什麼事，都好像是組合起來，要把法國交與一個專制家的，好像是專為一個大專制家驅除。工匠們是怨聲載道，說共和政府騙他們，中等人家新發財的，以為這種共和政府，不能倚賴作保障。不能保護他們已得的錢財；鄉下種田的人惟一的大欲望，是要保固革命。當時總有一千個私利的問題反對復辟的，因為要復辟的王室貴胄，是一事都不肯通融；但是全國人都是一致盼望一個強有力的人來執掌大權，保護革命以來所造成的事功。當時在軍隊中已經有一班光景很過得去的雅科俾黨人，在那裏預備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了。

不過一年之前，俄國女帝喀德鄰第二曾寫道：『法國若要革命成功……將來是變作一隻小羔羊，是最能服從的；但是法國要一個絕頂聰明的人，要有手段，有勇氣，駕乎時貴之上，或者還要出類拔萃，駕乎此百年間諸賢之上，不知這樣的一個人，曾否出世？』

這個人是已經出世了，不獨是已經出世，還有羣策羣力都替他驅除。

## 第三十七章 捱餓的肚子反對腐敗的肚子（一七九四年九月至一七九五

年九月）

（一）右黨之重新組織 自從新十一月十八日，從前被列在罪魁單上之七十五個議員，再入議場之日起，自從不預弒君之議員，入了公安委員會之日起，從前的公安委員會就失敗了。舊委員中如噶爾諾，林得特等，都被攻擊。科羅得霸，瓦狄爾，巴累，俾約等，是更不必說的了。這幾個委員，還恐怕有危險，新二月十二日他們就倒了。在議會通過一個議案，彈劾他們，定期新七月初三日審訊。

巴黎的人民說道：『倘若這幾個舊委員毀滅了，跟着就有八萬人要上斬頭臺的。』卡累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已經受刑了。讀者就可以想見當時議會裏及小酒店裏，不知有多少人驚慌心跳；所謂清潔派的共和黨人，很因為國會裏一班偽君子裝作要打倒亂黨，說亂黨就是宗社黨，一定要揭開他們的假面具。既然如此，必先要求施行一七九三年的憲法。妙在這個憲法還鎖在箱子裏，未曾動過。

這一班日蹈危機的恐怖黨，有的是一種軍隊，就是城裏的許多飢民。

飢民同暴徒們喊道：『你們要餓死我們，不如痛痛快快的開大礮，都把我們轟死了！』忽然有一天，飢民暴徒都走到議會來。新三月十二日是第一次空肚子起事。

這一天早上議會正在聽霸栖洞格拉 (Boissy d'Anglas) 演說，霸栖洞格拉是專管民食的，卻供給不出來。飢民同他起個綽號，稱呼他『飢荒霸栖洞格拉』。飢民等聚集了有一點鐘，格拉正在說到『我們已經重建自由。』飢民剛好闖進會場，喊道：『要麵包！』一面只管說自由，一面反對的人說麵包不止一次，這次並非是最末後的一次。

(二) 山頂黨之起事 國會議員們見了很詫異，站起來喊：『共和萬歲！』但是一連有好幾天，警察報告說飢民很用強暴手段對共和國的行政官吏。麥林 (統微爾) 以爲同捱餓的婦女接吻，就可以了事。他們到處的闖，闖來闖去，也不知要幹什麼。極端左黨，這時候得了一個稱呼，叫作『山頂黨』 (Crest of the Mountain) 很詫異，很不安。其中有一個議員加斯頓 (Gaston) 對飢民們喊道：『我的朋友們你要麵包，又要愛國人享自由，這兩件都是有的，都可以給你們，但是你們

先走出去，我們被熱氣悶死了！』這時候婦女隊中，很有許多強悍的男人，袒臂露胸的。

勒戎得爾現在還有餘勇能扶助反動派走出議會，找保護國會的人。這一個殺豬出身的議員，是同少年軍最相好的，他出去召集他們，他們拿了馬鞭木棍，後面跟着幾位警兵，就闖入會場，就由分說的驅逐飢民，飢民紛紛逃走，也有跌倒的，也有躲在議席下的，不到一會子工夫，把飢民都掃除了。這一次算是鍍金少年軍大獲勝仗，皮士格律將軍（General Pichegru）恰好這個時候也到了會場，好像是無意走來的，當下就派他統帶巴黎軍隊，議會算是遇救了。

議員們既然受驚，自然是要懲辦幾個人。第一個先下手的，就是科羅得霸。還有其餘的幾個被控的，不經審判，就把他們驅逐出境。有八個山頂黨犯了與暴徒同謀的嫌疑，也被逐出巴黎。送他們出城的時候，囚車被羣衆攔阻，皮士格律將軍不得不干預，他部下的刺刀打開一條路，讓囚車走。那個聲勢嚇嚇的大委員會的餘黨，算是被貶遠去，去當苦工了。十三日，皮士格律將軍很鄭重的到國會復命。說是奉命到了，當下就給他極大的面子，請他入議會的席。這是國會第一次踏腳入危路。

但毆打飢民是一件事，答復飢民要麵包吃又是一件事，只是把科羅得霸及俾約貶到荒遠地

方作苦工，並不能生出麵包給巴黎的飢民吃。

讀者試讀當年新三月新四月的警察報告，勝如讀作者執筆追敘當時情形。當時的報告，把飢荒的慘狀說得很可怕的，飢民餓到無生存之望，固然是怨聲載道，有時嗟歎，很可惜羅伯斯庇爾死了！飢民們說羅伯斯庇爾不過是殺人，他卻不偷不盜。有時候飢民們喊道：「難道國會要強逼我們要求復辟麼？要求再立一個君主麼？」新四月十九日，羣衆怨恨政府及國會到了極點，捱餓的空肚子，真是要大舉反抗腐敗肚子了。

高山黨的餘黨看見新七月的反動派處境的爲難，心裏很高興。剩下的山頂派，看見同黨們充軍到荒遠地方去了，自己也覺得有危險。暴徒們滋事，原與這幾個山頂派無干，然而他們心裏卻很盼望衆怒難犯，或者可以辦到恢復一七九三年憲法，恢復尚德政策，誰知反把他們拖入潮流裏，同歸覆沒。

(三)新三月之起事 新五月初一日羣衆捱餓到無法可想，都餓瘋了，闖入王宮，以爲不如一死，比捱餓好受些，就拼命的亂闖。

這一次國會卻預先得了警告，新三月二十八日預先取消軍隊不得走近巴黎若干里內的條例，於是有許多騎兵紛紛聚集巴黎，同時鍍金少年團也決意保護國會，這一次卻不用馬鞭了。其中有一位少年人後來寫道：『我此時想起前事來，還禁不住臉上發紅，有慚愧之色，又禁不住大笑。』國會雖然有了預備，但是事變一起，是來得很驟的。有好幾點鐘之內，國會被窮無法可想，幾乎不免。

當日早上五點鐘就鳴警鐘，（這一次飢民聚眾滋事，是有一個團體指揮的，究竟這團體內是些什麼人，至今尚不得其詳。）羣衆就闖入王宮，喊道：『這是黑手同白手決鬥！』此時的滋擾漸漸發現社會競爭了，非把這一羣光棍轟了不可！未到十點鐘，王宮是完全包圍住，午前就攻入國會議場，婦女們同餓狼一樣喊道：『麵包！麵包！』當過節度使的杜蒙當議長，用許多好聽的話餞他們，他們喊道：『不必說話給我們麵包吃吧！』此時議場是擾亂不堪，鬧成一團。有幾個議員喊道：『難道國會還怕飢民嗎？』有一個議員克壘則（Cruzé-Latouche）後來寫道：『他與他的同人們，當時很相信以爲萬不得活，要送死的了。』

雖是發令調集軍隊，卻還未來到。當下從窮民所住的小街僻巷有千萬人走來。有幾個少年軍手執木棍，驅逐飢民，正在得手驅逐了好些，走出議場，忽然議長左邊的一道門被人攻開了，一大羣人衝進來，把面前什麼東西都推倒了。

杜蒙把議長讓給霸栖洞格拉，他卻很有膽子，毅然就登了議席。當時羣衆們最恨的是幾個人，這個霸栖洞格拉就是其中之一，羣衆大詛罵他一番。他看見有隊伍來到了，但是軍隊去攻打羣衆，與羣衆之自衛同是一樣，無精打采的，因為這個時候軍隊還未習慣攻擊羣衆。當下四面八方都有羣衆闖進來，有一個議員要攔阻他們，被他們打倒了，用木鞋踢他，拖他出去，被一個開飲食店的人打死了，割下他的首級，抓住他頭髮，往衆人堆裏一摔，立刻就有人用長鎗插了這顆人頭，送到議場裏，走到議長面前，請議長看。議長霸栖洞格拉對着人頭鞠躬，從此以後這位議長的態度，變了歷史上的典故。

到了晚上九點鐘，山頂派以爲時機到了。正在嘈亂之際，大聲喧嚷，舉了蘇布藍內 (Soubirany) 當議長；洛米 (Romme) 提議通過議案，以後只許製一種麵包。谷戎 (Goujon) 及波博特 (Bour-



Botte) 提議通過封閉反動黨各報館。度揆訥 (Dugesnoy) 通過取消委員會，設立臨時管理處，所有的處員，都是高山黨人管理，當即宣布退席去辦公。

他們出去的時候，遇着勒戎得爾帶來的一羣人。

各委員會此時已設法召集一羣人給他們軍械，他們就用刺刀攻擊飢民，把他們攻跑了。山頂派議員也有了護衛的人，羣衆要抗拒卻抗拒不來都散了。有一位目覩的人勒微利說道：「我卻不懂羣衆爲什麼散得這樣快！」

(四) 懲辦恐怖黨 羣衆既散之後，國會就要復仇，先從山頂派下手。他連首先喊道：「報仇報仇！打倒暗殺黨！」他卻忘記了自己原是九月間的亂殺黨。谷戎，度揆訥，蘇布藍內等，都在罪魁之列。他連的意思還想多殺許多人，要殺重立自治會的人（他卻忘記了自己原是自治會的人）。他居然要求拘拿林得特及噶爾諾。

這時候街上還是鬧成一團糟，到了晚上，鬧得更兇。國會起先是用進攻的政策，這時候要用堅守的政策了。新五月初二日，杜步亞將軍 (General Dubois) 帶了軍隊，用大砲攻打窮民所住的

小街僻巷，要掃清他們的巢穴。到了初四日，纔有啓爾門將軍（General Kilmaine）及蒙綽息將軍（General Moncheois）圍困窮民的住處，窮民們同軍隊開談判，軍人們喊道：『我們既奉了命令，只知道盡我們的職責，我們只能用刀子說話！』六年之前，原是這窮街窮巷的窮民們攻破大監獄的，到了這個時候，纔算是投降了。此時巴黎的窮民，不獨是捱餓，還要加上一層害怕。

起事的第二天，反動的勢力來得極其兇猛，勒令窮民們繳械。他們只好服從了，都繳了出來。於是派了三千馬隊，駐紮王宮附近的要路口上。他連，夫里龍，巴刺斯的意思，原想還要把窮民的巢穴付之一炬的，當此反動時間，這幾個恐怖黨，總還忘不了種種兇殘手段。他們此時許是追想從前用自由名義慘殺無辜，此時又想到要用秩序名義再慘殺飢民。這次起事的結果，是監禁了六千個雅科俾黨人，彈劾六十二個高山黨的議員，定死罪是六個。這還算是好的，殺得不多，若是照他連的意思，是還要多殺幾位同事的。噶爾諾是幾幾乎也要送命，幸而議員中有他一位朋友（這位朋友的姓名始終無人能指得出是誰）在議會中大聲喊道：『你們要殺噶爾諾麼！噶爾諾是組織法國得勝軍的人！』議員們聽見這句話，纔饒了噶爾諾一命。

高山黨的餘燼，聽見他們定了死罪就自殺。谷戎自刺之後，把刀子交給度揆訥說道：「佩突斯（Petus）！刀子在這裏！」他們臨死的時候，還要說波盧塔克（Plutarch）所著的古希臘古羅馬英雄傳，其中有幾個雖然自殺，還是死不了的，一律都送上斬頭臺受刑。當時有一張報紙說道：「這六個大暴徒，真有勇氣，令人驚異。」他連這種樣的人，聽了自然是要驚異的，他的心裏，此時一定是在那裏盤算說道：「我此時正在享受安富尊榮，值得倡亂，一旦失敗，上殺頭臺送死麼！」

（五）飢荒愈甚 空肚子的飢民稱呼議員們作腐敗肚子。過了五月初一初二兩日之後，國會就大失其名譽，最爲輿論所反對。人民之窮苦是到了極點，羣衆是很同國會乖離，幾幾乎同革命乖離。有一天，議員們告訴窮民們要舉行慶賀八月初十日的紀念，有一個窮民就對議員說道：「請你們給我們麵包吃，不必給我們音樂聽。」窮民們還說了兩句話，讀者要特別注意，因爲當時有人常常聽見這兩句話的。飢民們說的是：「國會議員們自然是要慶賀，因爲革命並沒有便宜了什麼人，只便宜了議員們。」但是仍然無一個人敢指摘議員們的。此時國民軍重新組織之後，都在國會的幾個有勢的議員手中。新五月初十日，空斯通很高興的寫道：「從此以後，國民軍都是靠得住的

人組織成的，若是有一亂事，這些人都要受損失的；從前卻不然，遇有亂事，軍隊中總有多少人得着好處的。」

真反動派好像此時是大權獨攬。巴黎的鍍金少年團得了國會發給他們的錢，就任意的放縱，得意到太過火了。他們聽見國會的護衛唱馬賽健兒曲就喊道：「你們不要唱馬賽健兒曲，該唱我們的軍歌。」軍隊們果然聽話，唱國人復活曲。

(六) 白色的恐怖 此時各省也有反動，南方尤甚，很有反動革命的作爲。我們常聽說白色恐怖的話。若是拿白色恐怖這句話指本地時起時止的流血亂事，是不對的，應該用紅色恐怖纔對。因爲這時候有了軍隊幫助，又有裁判官委員會及官派的劊子手的助力，政府厲行恐怖政策，遍及全國，令人人恐怖。南方卻是鬧得很兇，他們從前是很受壓制的，此時要報仇，首先殺逐雅科俾黨，隨後對付共和黨，再後是對付賤買國產的人。南方從前有宗教之事的，此時又鬧起來。塔刺斯空 (Tascon) 羣衆把雅科俾黨及附和該黨的人捉了去，從高樓上把他們摔下來。在里昂地他們把附和雅科俾黨的人，網送到上聖真 (Saint Jean) 礮臺腳下受刑，我們是不能不承認南方有極激烈

的反動。從前國會派出的監視員們也反動起來。易斯那原是汾約的左右手，這時候卻痛恨雅科俾黨，對左右的少年們說道：「你們沒得軍械麼？爲什麼不去挖掘你們的祖墳，把你們祖父們的屍骨取出來當軍械，去殺滅這一班惡棍！」

(七) 宗社黨 北方這時候也不太平，拉芬底在外面看來是征服了，但是布勒塔尼 (Britany) 及一部分的諾曼底 (Normandy) 地方是鬧械鬥。他們鬧得很利害，不難給逋臣們及英國一個好機會來攻法國的海濱。路易第十六的貴介弟，常常討論在海邊登岸的計畫。

國會中的中黨，除了若干盲從主持反動者之外，也有若干議員們頗有復辟的傾向，不過他們卻主張建立一種和平自由的君主立憲制。當時這班人有意思，不把那小孩子（指路易第十七）從大廟裏迎出來，奉他作君主，請國會攝政。隨後那小孩子死了，（在五月二十日）有許多人等候路易第十八說幾句話。路易第十八果然說了幾句話，就是上文提過的味羅那宣言書。當時有一個有點知識的宗社黨說道：「這張宣言書主稿的幾個人，簡直的是罪人。」

馬勒特杜馨回來之後，不久就寫道：「國裏的宗社黨望君之眼欲穿，焦急到絕望了。」然而新

七月的私黨，卻是額手稱慶的。他們聽見毋論怎麼樣的和平手段，復辟辦法，都是可怕的，因為這一羣弒君黨都以為自己是罪無可赦的。他連自己很相信一旦復辟，他是第一個要問絞罪的。飢民不曉得，反說他賣了給宗社黨，這個時候不敢認識稍帶宗社黨嫌疑的朋友。

(八) 在岐布龍地方的逋臣 忽然有消息傳到巴黎，說是新六月初七日，(即舊六月二十七日) 逋臣到了岐布龍 (Quiberon) 地方，是有英國海軍裝他們登岸的。布勒塔尼當地的人向來是恨極了英國人的，看見逋臣們串同外國人入犯，把他們盼望復辟的熱心冷了大半截，故此雖有宗社黨幫忙，也是並不十分出力的。英國海軍把逋臣裝到之後，卻並無其他舉動，逋臣們纔曉得是上了請他們來的人的當，也算是上了英國人的當，被官兵圍住，只好投降。逋臣們登岸的第二天，奧士帶兵前來截斷他們六千人的歸路。其中有一千人，都是逋臣，交與國會處決。

他連看見宗社黨失敗，就借個機會安慰那些倒運的雅科俾黨人，同時又提醒和平黨(此時頗有復辟的趨向)盡忠於共和。此後每逢宗社黨有什麼舉動，維持革命的人就立刻團結起來，對付宗社黨。國會派他連到岐布龍把所有的逋臣俘虜都鎗斃了，他還得意到了不得，對人吹說：「岐

布龍的貴族血，可以洗淨新五月間巴黎的血了！此時南方的宗社黨舉動及國會裏宗社黨的舉動都破壞了。新七月初九日舉行紀念慶祝，降舉伊內（新近還有人疑心他是個宗社黨）同那個自鳴得意的他連同在一桌慶賀吃酒，當日兩個私黨結合，打倒羅伯斯庇爾的，這時候在外面看來，又重更團結了。國會很明白這一層，慶賀的時候，先唱的馬賽健兒曲，隨後唱的是國人復活曲。此時飢民倡亂是已經征服了；宗社黨在岐布龍起事，也被打倒了。新七月的議員們，以為是快要駛到太平口岸了。這個太平口岸就是共和三年的憲法，是共和制，而反對民主的。

（九）共和三年的憲法 當初有人要請西耶士起草的。這一位預言家，這一位大祭司，自一七八九年，就在議會一直並未離開，一向躲在雲霧中，在國會時代更是深藏不露，躲得更密，惟恐有人拉得走危險的路。他是拋棄了康多塞及舍瑟爾亞洛，讓他們自己去架空中樓閣。

這一個奇異的西耶士，許多人都當他是個製憲法師，第一個營造師，向來不把他的圖樣示人的。一七九九年，汪達爾很描寫西耶士（讀者宜觀原作）。其實在一七九五年，西耶士已經就是這個樣兒，他是一個故作神祕的人，驕蹇，武斷，空泛。當時就有人說道：「兩個憲法，都是未成人就夭殤，

一個死於過勞頓，一個死於先天不足，都是因為不去請教這位大預言家大營造師。」一七九五  
年，大祭酒以爲時機未到，不肯下山，國會雖然派他人憲法委員會，他還是棄而不顧，不屑人會。有從  
來的事體證明他不肯預聞，卻有多少重要關係。

這十一位憲法起草員也不管西耶士來不來，就執筆起草。會裏大約都是右黨及中黨的人，多  
努 (Daunou)，隆舉伊內，勒微利，盧未，雕監得，馬蘭 (Durand de Maillane)，提波多 (Thibau-  
deau)，霸栖洞格拉等，都是市僧。總起草是多努，到底還要設法請西耶士幫忙。西耶士說道：「我是  
研究憲法是研究到很深的了，但是我的意思，非你所能懂的。」

從他們的記載及往來函牘中，研究他們當時討論憲法的情形，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。作者只  
好說明當日的一宗事實：原先有人提議行政機關應該由人民公舉，後來取消這個提議，恐怕人民  
會舉一個王室的親貴作執政，是以改爲行政大員由兩院公舉。共總是五位大指揮，這就是指揮共  
和制。

憲法規定的是兩院制。當時有一位稱爲大思想家的加利阿尼 (Galiani) 曾對巴刺斯說道：



「論到憲法，若是那國的種族是天性鹵莽易怒的，你一定要把國人代表割開，分作兩院。」隨後又說道：『你若是替一羣猴子定憲法，打算分作十二院的話，你替法國定制，至少也要分作四院，定一個四院制。』這一位大思想家的話，說得是太俏皮了，卻未免太過無禮於法國人了。噶爾諾當時也手定一個計劃，也是主張分作兩院。

後來是定作兩院。波當（Baudin）發一句奇論說道：『一院都是少年，是造想的代表；一院是元老，是闡理代表。』噶爾諾已經在那裏夢想設立保守派的上院，以爲解釋憲法的機關。西耶士是當末後快脫稿的時候，降格屈尊加入的，也有一個主張，與噶爾諾的意思多少相同，在兩院之外再設一種裁判憲法機關。但是他來得太遲，來不及採用他的條議，因此他就痛恨共和三年的憲法。

這個新憲法，是從新六月十六日起討論，至新七月三十日止，於共和三年新八月初五日議定草案。這個決意的憲法草案，是還要交國民會議取決的。隨後因爲疑懼國人有許多是有反動的傾向的，以爲軍人們主張共和的較多，故此也給軍人們表決權。

（十）恢復財產資格 這個新憲法與從前兩個最不相同的要點，就是完全恢復財產資格，

以納稅多寡規定選舉權，界限定得很嚴的。他們一起草就把產業當作選舉合格的根柢。霸柄洞格拉說道：「凡是業主治國的，這就是有社會秩序的國。」新憲法是按納稅多寡，定選舉權的等級。他們這個規制，是把立法機關分作兩部，由各道按單選舉代表，每年要重新選舉三分之一。衆議院是五百議員，（所謂造想機關）有提議的專權，但是也有權可以把提議當作議定之案，經過元老院，（所謂闡理機關）就可由元老院變作法律。

政府是個指揮政府，有五位指揮，由兩院選舉。先由五百議員（即衆議院）選舉五十人，然後由元老院在五十人中選五個大指揮。每年有一個指揮要自請兩院重新再舉，當日有一會子原要把任用官吏的權交給指揮府的，這是從路易第十六所無的。惟是憲法起草員，沒得這樣的膽子，是以政府只有兩條路可走，一條是包攬把持，把任用官吏的大權奪過來（指揮府就是走這一條路），不然，只好坐在政事堂裏袖手旁觀，冷眼看着不守紀律的官吏們胡爲。這個憲法還有一條極令政府爲難的，就是無管理財政之權（後來巴刺斯等因爲這個爲難，常發怨言。）財政是另由兩院公舉的一個委員會管理，是以行政機關就得了麻木不仁的病。此外還有一個要點，是無否決權。勒微

利原是一七九一年不肯給路易第十六以否決權的人，以爲這個辦法是非常之妥當，這五位大指揮雖然變了麻木不仁失了手足的作用，卻得了一種特別好處，就是有極華麗的禮服披在身上。因爲憲法規定，指揮們在私宅中也要穿華麗衣服。霸栖洞格拉說道：『這個規制，是要表示我們反對無禱黨。』

有一位歷史家民耶(Mignet)很稱讚這個憲法。共和三年的憲法，只可稱爲善於擺佈兩權競爭，倘若政府反對兩院，兩院卻不能倒政府。兩院要等三年過後，乃能有大多數指揮，代表兩院。倘若兩院舉動違反共和的根本主義，指揮亦不能解散兩院，亦不能否決其已通過之條例之不合憲法者。當時應該授兩院以權，以吸收指揮之反對民意者，應該授指揮以解散兩院之妄用其權者。

但是學者曉得，共和三年之憲法，原是國會飽受恐慌之結果。一七八九年，國會已有過有力政府之畏懼；一七九四年，又領略過強有力之一院制之害，是以共和三年只好定一個憲法，使兩權並峙，都無彼此相侵害的利器，以爲兩權中間絕無衝突可以發生。但是無衝突之先見者，往往激動衝突，若無法以制止衝突，其效果必至互相仇視。是以共和三年的憲法前後共總發生四次大政變，還

能够恭維這個大憲法嗎？

其中卻有一個人，在一七九四年已經見得到此種憲法之弊。馬勒特杜馨說道：「西耶士因為他的理想失其威望，到處對人說對這種辦法不對。」是以作者於上文提及西耶士反對那十一個憲法起草員，不是一件等閒的事。

新八月二十一日有一個報館說道：「憲法是已經通過承認了，國人不如承 Izurveidan」這一張所謂反動派報紙，又說這個憲法是十一個父親生的雜種女兒。隨後又說道：「法國明知將來一定要離婚的，此時卻無法，只要娶這個室女爲妻。」當時明白國情的人，都存了這種意思。國會卻打算保護這個十一個父親所生的女兒，不使後來離婚，只好虎視眈眈的嚴密看管住這兩位新結婚夫婦。議員們很曉得他們自己是不爲輿論所歸，又要設法使自己下屆被選，就不顧廉恥的設法使國人非再選他們不可，是以製造出所謂三分之二的條例。

（十一）三分之二條例 共和三年新八月初三日，有一個警察長報告，說是空肚子們號召羣衆鳴國會警鐘。當時的民情，是反對議員到極點，都說是不能再選他們，一個都不要。又說舊議員

要引壞新議員。國會很曉得這個情形，他們很曉得除了有五十個議員如霸栖洞格拉，多努，隆舉伊內等之外，其餘都是要落選的。國人所最恨的是弑君黨，九月間的亂殺黨，及共和二年當過節度使的。國人都稱這幾派的議員作腐敗肚子，一定是要落選的。

議員中如他連是各派都有他的份子的，一定是要落選的了。他連覺得時機到了，萬不能錯過的，他於是又用向來慣用的手段大聲極呼，說是共和有危險，若是任從選民得自由選舉，不到三個月必要推倒革命。作者卻不能承認當時他所說的話，真有事實爲證。自從一七九五年以來，他連等一路的人，很曉得若無大權在手，必歸滅絕。

他們於是立刻動手用攻其不備之惡辣手段。新八月初五日，他連提議在立憲法內規定新立法機關，共總是五百人，必要有三分之二前屆的議員。當時的議員們自然是贊成的，只有一個人反對，是以提議這一天，就同時通過。

(十二)輿論之攻擊 輿論自然大不以爲然，而以巴黎爲尤甚，所有的報紙都攻擊這一條三分之二條例，說他們都變作永久的議員。卻有一個極簡單的辦法，就是選民們可以不必奉行這

個條例。十三日國會又通過一條新例，說道：「倘若選民不能選足五百人之數，應由國會重選其原有的議員補足數目。」換而言之，國會是不必經國民選的正式手續，只要自己舉此項非常代表。此時的國會，居然膽敢如此猖狂，國人見了實在是糊塗了。有一個人說道：「此時國會是明目張膽的同通國的輿論宣戰。」他連若聽見這句話，是不能不承認的，不過他是打定主意，拼命的幹去，若不能操大權，就要送命。

國會雖然有將憲法及這兩條新例都交國民會議通過的話，但是他們同時又使手段，壓制輿論，不惜作偽詐騙，只要求達目的。第一條是要先把味羅那的宣言書到處播傳宣掛；當選舉競爭的時候，這種辦法也還算得公道。路易第十六的貴介弟這種恐嚇話，很能令懷疑不定的省分立刻定計，維持共和憲法，更能令出價買國產得了便宜坐擁厚資的人拼死命的維持共和憲法。在鄉下地方，有許多人不明白這兩條選舉新例的用意。議員們說這兩條新例，是與憲法相輔而行的。對待外省是如此，對待巴黎卻用辣手段，先把軍隊調入城裏。新八月十二日，有一張報，請讀者注意此時城裏城外所駐紮的重兵。十二日，巴黎各分區已經遞過反對這種舉動的公文。

於是宣布這兩條新例，已經由國民會議通過承認了。他們所宣示的數目，未免太過荒謬無理了。法國全國是二十六萬三千票，反對的只有九萬五千票。馬勒特杜磐說道：『這是顯然欺騙，只論巴黎一隅地方及其附近，就不止九萬五千票。』有一位外國的駐使寫道：『這都是絕妙的好把戲。』其實有好幾省並無票贊成新例的。只說巴黎一道，（辦選舉的人不敢十分騙人）反對新例的是二萬一千七百三十四票，贊成的不過一千一百五十六票。作者最詫異的是不投票的人數，計算起來，足足有千百萬人不投票的。論當時的情形，並無國人不注意選舉的證據，大約是當時的人一來是恐慌，二來是蔑視議員，三來是討厭他們，故此不屑投票，反令議員們得以肆行其專制。此種力量，比政府反對的力量大得多。

議員們之欺騙國人，等到選舉後更有事實證明。議員們雖然用了許多壓制手段，國人只選舉了三百七十六人，尙要選舉一百二十四人纔能足五百人的額。國人是有意強逼國會自己去選。這一次選舉，雅科俾黨人最吃虧。

（十三）新議會之和平派 新被選的議員居多是第一屆議會的議員，都是和平派，就是從

前的斐揚黨，不然，就是新人物之反對現狀者，有許多都是當恐怖時代監禁過的人。國會議員再被選的是隆舉伊內（有七十三道都選他的），霸栖洞格拉（有七十二道選他的），其餘是右黨的人，也有十處八處或二十處選舉區同選他們的，高山黨看見是要氣死的。

恐怖黨雖然在這兩年間拼死命的保全他們自己的地位，也免不了被人驅逐了；就是未經驅除的，也無力作惡的了。此時顯而易見的指揮府裏都是和平派的人，就是隆舉伊內，霸栖洞格拉，蓬忒科蘭（Pontécoulant），多努，岡巴塞（此君起首不認投過殺人票。）弑君黨此時只好瞪着兩眼，看着一個大深坑歡迎他們。

幸而新九月十三日的事，那一羣不耐煩的宗社黨，反救了他們。



## 第三十八章 新九月十三日

(一) 宗社黨反救了弑君黨。一七九五年的宗社黨，同前幾年一樣，是雅科俾黨的最好的同盟，是救護弑君黨的人。國人是很厭惡雅科俾黨，很拋棄他們的。國人也許不知不覺的有維新寬大的君主立憲的盼望；因爲有好幾道所選的都是從前拉法夷脫，巴那甫等老朋友，可以證明國人有這樣的盼望。法國此時若是先由和平共和制入手，慢慢的用和平手段辦到復辟，不是不能辦到的事。

但是在真宗社黨中，有許多不以這種辦法爲然。我們很曉得他們痛恨和平派，與痛恨雅科俾黨是一樣的。他們深信國人願意路易第十八登位，再受治於君主制之下；以爲是他們的仇人禁止國人，國人就要起事勤王復辟。斯塔厄爾夫人 (Madame de Staël) 此時已經回來法國了，常常警告通臣們，說他們誤會了一七九三年的慘劇；雖是令夫人厭惡到了極點，然而她仍是主張守法律

的反動，舉兵謀反是絕不能成功的。因為軍隊曉得宗社黨串同外國謀害法國，宗社黨一旦起事，軍隊必是很高興的先攻打宗社黨。飢民們雖是痛恨國會，卻是一樣的痛恨宗社黨，其所以痛恨的理由，各有不同。雅科俾黨是進退維谷，況且宗社黨又無謀反的一切預備，毫無實力，宗社黨所有的軍實，不過是三千桿槍，二十噸的火藥。

此時的反動，誠然是很改變了各分區的思想，不過其中尚有多數的審慎人，是靜待時機的。但是有兩個月以來，有許多宗社黨及逋臣們潛歸巴黎，常常激動暴徒。

(二)各分區反對新例 各分區反對新例，以為國會僭權，不肯承認他們。他們組織一個中央會，遞了許多宣言書反對新例，斥責國會拖長議員之剝奪人民財產慘殺無辜者之權。四十八分區之中，有三分區都是反對的。國會的答復，說是贊成憲法的有九十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三票，反對的不過是九萬五千三百七十三票。又說國人所贊成的選舉新例，是要定為法律的。

於是羣衆大譁；說是國會偽作投票數目欺人！於是愈鬧愈兇。到了新九月初三日，實在鬧得太利害了。國會以離開巴黎恐嚇羣衆。各分區付之一笑。於是軍隊紛紛入城，羣衆當面的反抗軍官們。

御苑裏的暴徒們辱罵軍隊，軍隊不得已，拔刀驅逐他們。

十一日國會宣布解散，說明已經辦完事了，若不解散，誠恐國民以爲他們有謀害國人主權的嘗試云云。規定選舉新例的人，居然開口說出這種樣的話，簡直的是說出不懷好意，用心叵測的笑話。同時派去大街通衢宣傳張貼選舉新例的人，被羣衆大哈大喝，他們所宣傳的話，是無人聽見。當下選民們聚集大戲院議事，因爲意見不一，議不成功。但是雷佩勒退分區 (Lepelletier Section) 因爲受了極有危險的激動，聚集的人數最多。國會裏的各委員會很曉得巴黎全城都激動了，各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太多，組織不成有效力的反抗，於是選派了五個人的行政委員會。巴刺斯自從新七月那件事之後，常常掛刀，自命爲英雄，也被派在內。這幾個人就要選調可靠的軍隊。巴刺斯寫道：「最妙莫如用暴徒們的天然的仇敵，攻打暴徒；愛國而被新七月的反動收禁在監的，就是他們的天然仇敵。」於是果然一羣最令人可怕的兇險之徒，又都出現了。所有革命委員會的餘黨，九月間的亂殺黨，好毆殺人刀的人及五月間謀反起事的人，共總是一千五百個兇徒，都放了出來。巴刺斯說：『我們稱這一千五百人作神聖隊。』

(三) 宗社黨起事 這一個辦法是最不妥的；因為篤實人都不以這種手段爲然，都很發怒，宗社黨的首領們是高興極了。十二日早上，雷佩勒退分區鳴鼓宣傳，說是已經給軍械與飲人血的兇徒了，勸各人執械齊集各分區，以資自衛。有糧食市場分區 (The Section of Corn Market) 立刻將該區的恐怖黨拘禁，其餘各分區都紛紛執械，互相保衛。

所派的五委員決計先割斷起事的萌芽，派麥努將軍 (General Menou) 辦這件事。麥努是個和平人，看見五委員派他去同假稱愛國，其實都是殺人的兇徒合作，是極不願意的，只好派隊去虛應故事。雷佩勒退分區的選民們，空口答應了一聲解散羣衆，這隊伍就退了。

五委員把麥努革了，另派味得爾將軍 (General Verdière) 領隊再去該區彈壓，不料此時已鬧到難以收拾了。巴黎人看見麥努的隊伍退了，非常之得意，於是更大鬧起來，如同燎原之火了。各分區原已組織了一種軍隊，就佔據了新橋 (Pont-Neuf)。他們的統領是達泥空將軍 (General Danican)，是一個號稱愛國者。當時又成立了一個起事委員會，委員們自然都是宗社黨。十三早上，國會所處的情形，是極其危急了。

(四) 巴刺斯被選爲大元帥。現在巴刺斯是得了無上的總司令大權；自此以後，他自稱將軍，其實他是毫無韜略的人。他於是請雅科俾黨的軍官們（久已無人過問的）幫助；在這一班軍官中，（當時有人稱爲羅伯斯庇爾軍官團）最奇異的是他認得一個老朋友，這個老朋友，從前是在杜高米埃將軍（General Dugamier）部下與聞解土倫重圍之役的一個小軍官。他組織一個敢死的礮隊，居然幫助夫里龍及巴刺斯，從英國兵及宗社黨手裏克復土倫的，此役算他是首功。自從新七月以來，變了一個羅伯斯庇爾黨的嫌疑犯，在上一個新八月免了職，因爲他自己是向來帶慣礮隊的，那時候改派他帶步隊，他辭了，故此把他免了職。巴刺斯此時認得的這個短小軍官，就是拿破崙。他又短小，臉上是死白色，滿頭的亂髮，穿了一件破舊團長軍服。他此時的模樣，並不能動人。巴刺斯請他幫忙，他看見巴刺斯弄了許多不相干的殺人兇犯，他卻有點遲疑。

(五) 拿破崙。巴刺斯這時候要個帶礮隊的人幫忙，卻並未給拿破崙什麼大官階，不過放在他身邊，將來組織成軍的時候，請他帶隊。巴刺斯此時所缺的是大礮，有一個軍械庫裏，此時還有四十尊大礮，若是不先下手搶過來，恐怕就落在亂民手上。巴刺斯就同拿破崙商量，拿破崙就保舉

繆拉 (Murat) 這個人是最肯冒險的，卻是法國軍官中一個最激烈的雅科俾黨。於是果然就叫繆拉帶了一二百個馬隊跑到軍械庫，看見分區已經有人到了，繆拉把他們闕走了，把四十尊大礮搶來，翌晨六點鐘就布置在王宮前後左右。這個拿破崙同繆拉兩個人此時不過是幫助巴刺斯搶大礮，絕不能想到將來一個是稱帝，一個是稱王，就是從此次發跡的。

駐紮在巴黎城外的軍隊，陸續進城，聽候巴刺斯調遣；但是最得力的還是這四十尊大礮，把王宮把守堅固了。若是早兩點鐘的話，要圍困王宮，是一件極容易的事。這天早上卻下大雨，這些暴徒死是不怕的，惟是還怕雨。

因為這個緣故，亂黨雖然據了新橋，一步也不動，等到雨停了，纔來攻打王宮。亂黨在聖洛客 (Saint-Roch) 教堂也駐了重兵，其意是要包圍王宮。達泥空派人拿了信旗，要同國會說話，要求把昨天給囚犯的軍械收繳回來。

國會自然是不答應。國會以為亂民就要攻打王宮，紛紛的分給槍枝及子彈與議員。到了下午四點半鐘，議員們忽然聽一陣礮聲。這是拿破崙宣告他要登歷史的慘劇場了。

(六)拿破崙將軍登場 官軍同亂民就打起來了；大約最初的一步是有人從窗口放槍打分區的人，分區的人就開一排槍答復，官兵於是異常之踴躍預備進攻。

作者若是相信當時的記載所說，這一次是拿破崙放了一排大礮，把駐紮聖洛客教堂的亂黨隊伍掃個清光。這一次的事，原是有關係的；但是並不是有普通人所相信那樣的大關係。當時報告國會的軍書，並無着重這一件事的話。按地理而論：拿破崙不能容易開一排大礮，就把亂民掃蕩了。從前的記載，是未免太過鋪張揚厲；新近的歷史家，又未免故意看輕拿破崙這一次的舉動，又未免不及新舊的記述，都欠公道。據事實而論，大約拿破崙開了一排大礮，雖不見得掃蕩了進攻王宮亂黨，卻能令他們心膽俱落，亂民立刻就退走，達泥空只好棄了這個要點，回到雷佩勒退分區商量再進攻。

此後只要打倒各分區，就可以了事。十四日九點鐘，柏魯耶將軍 (General Berruyer) 恐嚇雷佩勒退分區亂民分散回家，巴刺斯就據了這一分區。十四日中午，官軍完全據了巴黎，亂事平了。

(七)國會之末日 國會是得勝了，卻不甚誇張。他們很驕得他們的事權的根基是很薄弱

的，雖然是把宗社黨打平了，但是怕昨天幫他們忙的所謂愛國黨，比怕宗社黨還要利害得多。他們決計不爲己甚，不借打平分區爲名，又起首作恐怖的反動。只開了三次軍事法庭，懲罰幾個爲首的，其餘的人卻讓他們離開了巴黎，就不追問。共總不過殺了兩個人，一個是法蘭西劇場分區 (Théâtre-Français Section) 的區長，一個是統帶分區隊伍的首領拉封 (Lafond)，是一個潛行歸國的連臣，從監獄裏放出來的。一七九八年的愛國國民，都設法遣散了，只有一個人，忽然就在這個時候露頭角。十七日，巴刺斯介紹十四日幫他攻打亂黨的軍官們見議會，請議會揚名申謝。夫里龍這個時候正是迷戀拿破崙的同胞姊妹坡蕾忒 (Paulette Bonaparte) 小姐，急於要推輓他的將來的舅爺。夫里龍於是替拿破崙大吹特吹，說是他把宗社黨打倒的。巴刺斯當這一位短小安詳的將軍是自己的私人，也只好不反對。夫里龍所說的鋪張大話。於是巴刺斯自己當了京畿軍的總司令，派拿破崙當了副司令。過了幾天，因爲這位副司令辦了幾件重要的軍事布置，保護這個快到末日的國會，巴刺斯就辭職，總司令就是拿破崙。

當時有許多不知他的來歷的，都互相探問：「這個拿破崙是誰？」



他連及其同黨要趁這一次的勝仗，取消反動的選舉；但是議會以爲極端的反對黨，受過此次懲創，是死灰不能復燃的了，不肯聽他連的話。在這很短時期間，那幾位略帶袒護分區嫌疑，如隆舉伊內，霸栖洞格拉等，似乎是喪失了一切權力。弑君派有軍隊作後盾，現在可以壓制新立的兩院了。新政府的五大指揮都是弑君黨的人，他們以爲權力足用了。

其實此時議會是筋疲力盡了。有一個高山黨的人寫道：「議員們這四年之內，天天都在暗殺黨的刀下走過，什麼心思精力都耗盡了。」麥林（統微爾）說道：「我們也該走了。」因爲麥林向來是一個最強毅有力的，也覺得疲乏了。如他這樣的一個人，也要告乏，其餘遠不如他的人，更不用說了。莫理斯也覺得他們疲乏，八月二十三日寫道：「我此時仍然深信這一班議員們，將來還是受一個大專制家壓制。」最奇怪的一件事，是這國會是送路易第十六，丹敦，羅伯斯庇爾等上斬頭臺的，最末後所作的一件事，卻是幫助拿破崙上馬，其後就飛揚不可復制。這位拿破崙就是莫理斯所說的一個大專制家。

給拿破崙一個升階，就是這個國會最末後所辦的一件事。這國會是無人不厭棄的。此時飢民

窮民的情形，真是可憐，於是有一位議員於新十月初二日（在國會未解散之前兩日）提議再頒行規定最高物價條例。第三日討論這個問題，有許多議員昧於實情的，專事反對，有一位議員急了喊道：『諸位難道是在這裏醞釀反對革命麼！』議會並無這樣意思。初四日末後一次會議頒行大赦，只除外新九月起事的人及不肯宣誓的教士及逋臣，惟此三項人在不赦之列。當日有一條大街叫做革命大街，議決通過改稱為同心大街。殺頭臺是拆卸了，只剩一個自由神的塑像，有了裂縫，不久就要破壞了。

（八）末後一次開會 末後一次開會，是一個不甚知名的議員當議長，剛纔所說改街名就是最末後的議案，通過之後，議長站起來宣布解散。

這一個議會所辦過的事卻不少，在三年之間，好像是過了一百年，所經過向來未有過的風險，也真不少。法國原是路易第十四傳下來專制國，這個國會卻改作共和國，借自由為名，實行最可怕的專制；殺了一個君主，組織新軍隊，把歐洲各國的軍隊攻走了；實行恐怖，不惜自相殘害；隨後又保障實行恐怖的人，平了幾處內亂，又開拓疆土，為法國立自然邊界；通過兩個憲法，又從大廟裏把上

帝驅逐出來，又把另外一個上帝請來，這個新上帝是無袴黨的上帝，不過改換了新名稱；政教分離又是他們辦的，這個議會各種問題都提議過，最後來的是打倒叛逆私黨。作者持論要平允，不能不請讀者注意，勿忘新十月通過頒行的條例，就是一種遺囑，交與後人討論；一個極重要問題，就是普及教育，讀者又要謹記勿忘。議會中那一位最有特色的議員，又是最顯著的犧牲，曾經說道：『第一要緊是民食；第二要緊就是教育。』議會很相信這句話，正在危險萬分的時候，於共和三年新二月初七日，爲後來之國立學校及師範學校先立基礎，是年新九月初七日，爲後來之藝術學校立基礎；一七九三年十月三十日，立師範大學基礎，又重新組織博物院及法國大學，組織美術及實業學校，最後是創立最偉大的法國學會。這個議會，一面只管破壞，一面卻能建設；一面恐怖，一面卻能安撫。他們所作的事，有人以爲罪惡滔天，另有人以爲道德達於最高點。

惟是到快要解散的時候，沒得人說國會好的，是以當解散的那一天，議長好像不敢放膽說這三年裏頭，國會作過什麼事。

議長說道：『我宣布閉會，法國人此時都是同心同德，彼此都以友誼相待，這個纔算是真正保

全共和！說完就坐下了。提波多聽見他說得太單簡，很詫異，喊道：「請議長說明國會已經盡其職責了！」那位議長又站起來，又說道：「國會宣布盡了職責，宣布閉會。」於是衆人歡呼「共和萬歲」，就散了。

這是共和四年新十月初四日午後兩點半鐘的事。有一位議員是向來很瑣碎的，問道：「是什麼時候？」有一個人說道：「是公平審判的時候！」這一句話未免說得太早。據作者看來，今日是事過一百多年了，到了現在好像公平審判的時候還未到呢！（意謂對於這個議會之是非得失，尙無定論也。譯者註。）

